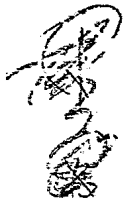


0067

陝西易俗社戲曲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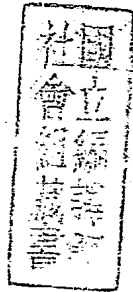


頤和園

前 本

范紫東編

406



1932, 11.

宗

旨

使人知我國外交
失敗之原因不平
等條約之由來冀
同心協力以雪國
恥

0007

頤
和
園

國立編譯館
社會組藏書

頤和園序

若夫開門揖盜、門未闔而盜復來、挖肉補瘡、肉已爛而瘡不愈、是以海水揚波、憂國者爲之淺色、洋藥入口、留心人嘖有煩言、陳同甫之興悲、良有以也、賈長沙之流涕、豈徒然哉、滿清式微之季、華洋互市以來、鴉片啓釁於前、馬江喪師於後、從此割地賠款、辱國殃民、墜中夏之聲靈、長海邦之氣燄、外交之地位、沉於九淵、中土之情形、危於累卵、誰牛厲階、至今爲梗、談國恥者、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西太后、而委曲諒解夫光緒帝也、蓋甲午之海軍覆沒、庚子之京畿失守、皆西太后爲禍首、頤和園爲禍胎、何怪易水風寒、白虹貫日、錢塘潮怒、素馬揚濤也哉、然而清廷雖蕩、餘患猶存、歐風亞雨、時啣咄其逼人、雪壓霜欺、又屢屢以迫我、倘所謂不平等條約、即爲賣身文契者、是耶非耶、莫謂前朝之失、於我何尤、須知往事雖陳、於今猶烈、痛國難之方深、招國魂於何處、譜叙西太后之歷史、發千載成敗奇聞、夾述賽金花之私情、表一段溫柔佳話、誠以西太后之貽誤國家、不如賽金華之好行方便也、將使三十年宮廷事蹟、現出舞台、五萬里花月因緣、結成公案、陽春白雪、務抒司馬之文、水調冰絃、描寫董狐之筆、欲令滿座哭一場、笑一場、怒一場、罵一場、知國恥之宜



3 1764 7930 5

頤和園

854.41
534-0
2:1

雪、信民族之可振、刻骨莫忘、補牢未晚、各息內爭、共禦外侮、庶不負作者之苦心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年乾陽范紫東氏序於易俗社

前本目錄

第一回 醇王府翁同龢課讀 姊妹花對光緒言歡

第二回 遭大喪同治宴駕 沉奇冤皇后懸梁

第三回 姑蘇城洪狀元訪豔 閩闔門傅彩雲從良

第四回 二梓宮合葬惠陵土 吳可讀捐軀馬神橋

第五回 讓誥封妓女成命婦 出外洋名士携佳人

第六回 爭地位東宮伸義憤 燒遺囑西后攬大權

第七回 李鴻章籌畫海軍費 慈安后冤死坤寧宮

第八回 閩相國棄官歸故里 海軍費建築頤和園

第九回 洪公使出洋逢俠女 傅彩雲拜師學德文

第十回 光緒帝華年憂國事 翁師傅書房論人材

第十一回 冲幼帝宮中選皇后 李蓮英兄妹起野心

第十二回 畢葉氏結交洪公使 瓦德西託賣中俄圖

第十三回 乾清宮光緒成大禮 頤和園落成起微波

第十四回 傅彩雲浪游德意志 洪公使重譖交界圖

第十五回 光緒帝初理朝政 西太后防範珍妃

第十六回 緜爾園花柳繁盛地 瓦德西初見傅彩雲

第十七回 光緒帝清晨朝太后 李姑娘乘機動春心

第十八回 瓦德西尋芳公使館 傅彩雲失遺白金簪

第十九回 李蓮英大收門包禮 西太后籌備萬壽金

第二十回 夏雅麗俄宮放炸彈 瓦德西使館送金簪

頤和園初次排演者

排練者 教練長陳玉農

表演者

高致中（慈安太后）

劉迪民（西太后）

劉清華（光緒帝）

高符中（瑾妃）

王文華（珍妃）

耿善民（李鴻章）

康頤易（洪鈞）

王天民（賽金花）

王秉中（瓦德西）

蕭筮易（同治皇后）

駱蔭華（大阿哥）

楊育民（桂祥）

梁培俗（畢葉）

劉榮華（張梅君）

耿慧中（阿福）

賈明易（醫士）

曹勤易（翻譯）

林茂華（刺客）

張恒易（洋兵）

李漸易（洋兵）

湯濼俗（李蓮英）

閻振國（醇親王）

呂成俗（袁世凱）

張鎮中（閻敬銘）

李可易（榮祿）

賈全國（端王）

馮居易（康有爲）

高希中（翁同龢）

張秀民（夏亞利）

趙振華（張梅君）

全育中（聶士成）

趙柱國（丁如昌）（吳可讀）

楊寶易（李雲英）

孫省國（警生）

高臨民（警生）

王更俗（老媽）

頤和園二次排演者

排練者 教練長陳玉農

表演者

劉建中（慈安太后）（夏雅麗）

陸三民（西太后）

范鈺華（同前）

王集民（孝哲后）

郭朝中（光緒帝）

王仁民（光緒后）

楊合俗（幼稚時之瑾妃）

黃執中（幼稚時之珍妃）

楊蔭中（瑾妃）

魏英華（珍妃）

高全中（桂祥）

曹棣華（俄將）

魯義民（醇王福晉）

屈懷易（阿福）

趙注易（穆女）

孫省國（榮女）

楊澤俗（醇王）

王月華（舞女）

徐原戶（舞女）

賈常中（汪芸芳）

羅蔚中（洪鈞）

劉文中（傅彩雲）

莊正中（瓦德西）

王藹民（同前）

何相國（翁同龢）

雷成國（李蓮英）

張鎮華（李鴻章）

賈秉華（閻敬銘）

車裕民（榮祿）

趙晉國（俄皇）

楊問俗（畢葉）

袁乃中（洪夫人）

宋上華（李雲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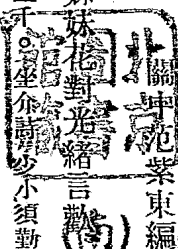
張恒易（工人）

頤 和 園

第一回

醇王府翁同龢課讀

姊妹花對光緒言歡



（光生孩子裝夾書本隨小書僮上引）韶齡才五歲。識字過三千。坐介詩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白）小生清室醇親王次子載滉是也。我父親與我聘請翁先生爲師、每日讀書認字、真是快樂、這般時候、不免將我所讀之書、朗誦才是、「執書唱」武將峯頭積翠痕。文皇家上欲黃昏。林疎返照斜偷影。水涵寒蘆半露根。萬里香書空悵望。十年兵火廢孤魂。泥泉斷岸蒼茫立。閒看飢鳥入遠村。（白）近人這首詩、好像在文宗皇帝陵上作的、呵、好悲涼也、「瑾旦珍旦均幼女裝上瑾旦唱」心閒携手同玩耍。「珍旦唱」雙雙遊到親王家。（瑾旦）妹妹、載滉兒在書房呢、咱們和他玩耍走、（珍旦）我看先生在呢沒有、看介）先生沒在、快走、（雜）小王爺長家那兩個小姑娘來了、（光生忙起白）仙在那裏、看介）原是瑾瑤姐姐、珍珠妹妹、我這一向就想你們的很很、怎麼好多日子、不在我家中來、（二旦同）這一向在我外家去了、（光生）怪到如此、就把我想壞壞了、（二旦同）我也想你的很很

、所以昨天才回家、今天就誰你來了、(光生)你瞧誰來了、(二旦)我就瞧你來了、(光生)我是誰、(二旦)你是載濤兒、你是誰、(光生)你姊妹二人、好有不是呵、(二旦)有甚麼不是呢、(光生)你今年六歲、我五歲、他四歲、所以我把你叫姐姐、把他叫妹妹、你們怎麼把我都叫名子、這恐怕不大妥當罷、(二旦)小孩子家、叫個名子、却怕甚麼、(光生)你們不曉得、我昨日到皇宮裏看同治皇帝的病去來、皇帝的病很重、慈安太后慈禧太后都很愛我、我皇兄也沒兒子、若還晏駕、恐怕就要立朕爲皇上、那時我這名子、就成了聖諱、誰都不敢叫、你姊妹二人就是吃了豹子的膽、也不敢犯聖諱、(瑾旦)饒呀、饒呀、你還能作皇上、(光生)怎麼見得我不能作皇上呢、(瑾旦)你當真再作了皇上嗎、就是個淚汪汪皇上、(光生)怎麼說呢、(瑾旦)怎麼說、我往常和你頑耍的時候、你動不動一哭、動不動一哭、可不是個淚汪汪皇上是甚麼、(珍說)我姐姐和你取笑呢、你却不要又哭起來了、(光生)你們就把我說完了、只是你把我究竟叫甚麼呢、(瑾旦)我比你大、我還是把你叫二兄弟、(光生)不錯、他呢、(瑾旦)他比你小、他應該把你叫二哥哥、(光生)是呵、說是大姐姐、(瑾旦)二兄弟、(光生)小妹妹、(珍旦)愛哥哥、(光生)妹妹、你愛哥哥、哥哥也愛你呵、(笑介瑾旦)四五歲的孩子了、連

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總是愛哥哥、愛哥哥的、(珍旦哭介光生)你怎麼哭了、再不要哭、咱們都是玩耍呢、不要見怪、不要見怪、(翁老生上唱)老朋友進京來前去拜望。拜望後轉身兒回到書房。(白)老夫翰林院侍講學士翁同龢、表字叔平、江蘇常熟縣人氏、只因京官俸薄、太覺清苦、因此就在醇親王府中、兼充教讀、只有一個小小學生、倒覺逍遙自在、這般時候、不彀回到書房則個、(進門白)載滸那裡(光生)師傅回得了、(同請安介翁生)噯、那裏這雨個女孩子、(光生)這是我長叔叔家二位小姐、(翁生)呵、原是侍郎長敘的女公子、(光生)一點兒不錯、(翁生)倒很聰明的、載滸你將書肯過不會、(光生)師傅已經爛熟在胸中了、(翁生)好、一會子再與你教生的、(奕生上引)悲喜交集。忙上書房報消息。(白)醇親王奕譞、本日同治晏駕、載滸嗣立、不免報與翁先生得知、(進門介翁生)王爺到了、(請安介奕生)老夫子、遭了國喪咧、(翁生)皇上晏駕了、(同哭介奕生)年紀才十九歲、實在可傷、(翁生)聽說身上出的天花、怎麼就將命要了、(翁生)好老夫子呢、做甚麼的天花、(翁生)是甚麼病呵、(奕生)咳咳、簡直是楊梅瘡、投死都上了臉咧、(翁生)皇上怎麼能得花柳病、這才奇了、(奕生)你不曉得、自從皇上下大婚以後、慈禧太后仍是不願歸政、可是慈安太后、覺得同治是

慈禧親生的、恐怕慈禧嫌他攬權、所以主張撤簾、從此英年皇上、就執掌政權、慈安從此就撒脫手不管了、但是慈禧太后、總不情願撒手、事事干涉、常常掣肘、皇上心中不免有些討厭、從此母子之間、生了惡感、皇上悶悶不樂、有幾個內侍、將皇上勾引出宮、就在外城八大柵衛、微服散心、皇上一見那些粉白黛綠比宮裏妖豔得多、而且又暢快、又舒服、所以索性就把政權放棄了、慈禧太后也樂得皇上不管事、由他從中播弄、因此母子二人、各遂所欲、各得其所、舊日那些惡感、倒還漸漸消除了、但是皇上才十八九歲、怎當得住這些蛾眉皓齒、伐性之斧、一日雨、兩日三、差不多有一年天氣、就將花柳病染上了、(翁生)原來如此、怎麼都不想法子治嗎、(奕生)說到這裏、更冤枉了、自從皇上有病、太醫院自然要診治、那個敢說皇上是淫毒、只好拿天花瘡塞、太后也道是天花、吃的藥完全與病症相反、就這樣把皇上送了、(翁生)這真冤枉、(奕生)今天還有大大的喜事、我先與老妻子恭喜、(請安介翁生)這是何意、(奕生)老夫子、你如今成了天子之師了、(翁生)怎麼說呢、(奕生)現在同治無子、新主已經議定、要立載灃、(翁生)那麼我也與王爺恭喜、(請安介翁生)想介白載灃他是給誰承祧、(奕生)他和同治是弟兄、自然承咸豐皇帝的大統、(翁生)怎麼不與同治立後

呵、（奕生）給同治立了後、那慈禧就成了太上皇太后、尊而不親、大權自然在同治皇后的手中、慈禧就不能垂簾了、所以慈禧總不願意爲同治立後、（翁生）就是爲咸豐立後、也應該擇年長一點才好、（奕生）我也辭過幾次、就是這樣說、太后總是不允、你想年幾再長一點、慈禧他就不能垂簾了、這年紀恰合分際、（翁生）這怎麼作皇上嗎、（奕生）那有太后、他也不過一天念書就是了、現在就要入宮、一刻內侍就接駕來了、太后還有面諭、着翁師傅陪着新主、同到內廷、仍舊照常授課、（翁生）呵、（奕生）老夫子官職就是侍講學士、新主也很親愛你、兩宮也很器重你、還有甚麼話說、等一會子宮人到了、咱二人將新主抱上、一同進宮、（翁生）那我就不敢推辭了、（二旦）聽來聽去、你當真作了皇上了、（光生）你們這時候、敢將我的名子叫一聲嗎、（二旦）我們不敢犯聖諱、（光生）料你們不敢、你若膽大、叫一聲名子、看朕把你殺的了呵、（瑾旦）還沒登極呢、可就準備殺人呢、（光生）我嚇你們呢、（瑾旦）誰提起皇上不害怕、還要你嚇呢、只是你作了皇上、總不要把這老朋友忘了、（光生笑白）咱們三個人、歲數加在一起、還不過十五歲、怎麼就成了老朋友了、（珍旦）姐姐你說錯了、小朋友、（瑾旦）是了、小朋友、你作了皇上、却不要把咱這小朋友忘了、（光生）我記的牢牢的、一

後我再想你，把你接到宮裏玩耍、你看好不好、（二旦）那個正好、（雜）稟王爺、內廷差人到了、「奕生唱」唱二人一同進宮去。（翁生唱）進宮去仍要讀詩書。（同）下

第二回 遭大喪同治宴駕 沉奇冤皇后懸梁

「旦孝服侍女扶上唱」入宮闈才兩載竟遭大變。閃得我居喪次如坐針氈。恨皇帝年紀輕見識太淺。你不該貪烟花荒亡流連。在龍床直病了三月有半。皇太后只說你痘花成癩。太醫院諱病症故意躲閃。下狂葯害的你命喪黃泉。宴了駕無皇子龍脈將斷。本生母反和你要結讐冤。縱然我身懷孕十月未滿。分娩後尚不知是女是男。恨不得剖肚皮索性一看。這塊肉真致人夢寐不安。「內侍上唱」太后迎立新皇帝。早向皇后說詳悉。（白）皇后不好了、（哲旦）慌張爲何、（內侍）皇后那知、現在太后已經和各王大臣、議定迎立醇親王的兒子載灃爲皇帝、皇后卻怎麼只管號哭、也不言語、（哲旦）本后身懷有孕、將近九月、太后何嘗不知、一半月就要揭曉、怎麼迫不及待、另立新主、這是那位太后的主張、（內侍）東太后慈安、向來不愛管事、不待說是西太后慈禧的主張、（哲旦）呵、我想載灃是同治皇帝的兄弟、他怎能承繼得大統呵、（內侍）慶皇后你還做夢呢、如今太后是給他要兒子、與咸豐皇帝承祧、所以就立同治皇帝

的兄弟呢、(哲旦)難道將同治皇帝這一門子絕了不成、(內侍)皇后若能產生男子、自然我同治皇帝、就不絕嗣、但是總不得作皇上了、(哲旦滾白)曖曖、說是天呀天呀、我想大行皇帝、享年一十九歲、在位一十三春、削平內亂、抵制外侮、就算是少年英明之主、爲何天奪其祿、又絕其嗣、母后又是這般對待、真是將我君后二人短算了、(唱)越哭越痛越難住。留得病體命如絲。(西旦上唱)耳聽賤后哭不止。向前來我要大申斥。走到宮門傳天語。(白)誰在這裏、(侍女內侍大驚跪介白)接見太后、(西旦進門介唱)且問痛哭何冤屈。(指介哲旦忙跪白)國母萬福、(西旦)我有甚麼福、我的福盡着你這個掃帚星給我掃完了、(哲旦哭介西旦)你一天哭着燻我、把我的兒子年輕輕兒的、都着你燻死了、你還不知自量、鎮日價號號叨叨、哭的不止、難道你將這新主、也燻死不成、(哲旦)我不哭、我不哭、(哭介)且你再哭、看我將你這嘴撕的爛、(哲旦)我我我便不哭、(西旦)這兩日新主就要登極、你個燻星、倘若哭喊一聲却仔細提防你的嘴、(哲旦)我我不敢哭、請問國母、新主是從那裡來的、(西旦)那裏來的、難道你不生孩子、還將國祚斷了不成、(哲旦)究竟要的誰氏之子、(西旦)不是別個、便是醇親王奕謨之子載灃、(哲旦)哦哦、載灃與大行皇帝、是等輩兄弟、怎能承繼哥哥的

大統、(西旦)吓、不要臉、你當給你要兒子呢、你想當皇太后、你瞧你這頭顱、看有當皇太后的福氣沒有、你若有那個福氣、我兒子十八九歲、就不得死、(哲旦)難道將我這一門子絕了不成、(西旦)你不是還有八九個月的身子嗎、你命大產一個男孩子、豈不是把你這一門子頂住了嗎、將來當個親王、也就够你的分兒了、再不要胡想呵、(唱)福淺命薄休妄想。只望你生個小兒郎。(下、內侍侍女拂額上水介起介哲旦)呵將我君后二人、就此埋葬了、(唱)同治爺枉作了十年皇帝。升天後無天日斷了子嗣。滿朝中是何人能講公理。一隻手遮太陽雪壓霜欺。(內喊介白)新主進了宮了、(侍女)皇后不敢哭了、(東旦西旦)引小生老生帶內侍宮娥繞場下侍女內侍持聖旨上宣旨(下邊聽着、同治皇帝晏駕、膝下無嗣、茲立醇親王之子載灃、承繼咸豐大統爲嗣皇帝、改元光緒、兩宮仍舊垂簾聽政、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再新主登極典禮、着醇親王奕譞、籌備一切、大行皇帝喪葬典禮、着步兵統領祭祿、籌備一切、欽此、萬歲、(下哲旦唱)耳聽光緒繼皇帝。心中好似冷水激。一口腥血吐在地。(吐血介侍女)皇后怎麼吐了這些血、(哲旦唱)天料一命要歸西。(白)夜已深了本后要就寢你們休息去罷、女(侍內侍)同遵旨(同下哲旦滾白)說是天呀天呀、皇帝賓天、大統中斷、本后在世、又是

太后眼中之釘、心頭之恨、將來那有好結果、倒不如我隨着皇帝、回到九泉、還比這活罪好受也。「唱」滿腔傷心哭不乾。暗中淚珠濕衣衫。皇帝大統已中斷。小兒分娩也枉然。倒不如自己尋短見。隨着皇帝到九泉。(取帶介白)難見的父親、難見的母親、皇帝你少等片時、本后也隨你來了、「弔死介侍女上唱」皇后一夜未傳喚。「內侍上唱」天明開門仔細看。(侍女我的皇后呀、(落弔介內侍)呵、我的國母呀、(西旦上白)何人又在此啼哭、(內侍跪白)皇后也升了天咧、(西旦)呵、他也死了、賤人該死、去到承恩公府中、請他老子崇綺進宮、給料理喪事去罷、(內侍起白)遵旨、(下西旦)簡直是個掃帚星掃興極哪、犯了重喪了、(下閉幕)

第二回

姑蘇城洪大元訪豔

閩闔門傳彩雲從良

(半便服上引)守制不知紅日暮。思親常望白雲飛。(坐白)狀元及第洪鈞表字文卿江蘇吳縣人氏、前年奉旨提督江西學政、誰料老母趙太夫人棄世、因此回家守制、如今孝服期滿、心想進京供職、昨與汪芝房同學、約定同行、怎麼還不見到來、(丑上引)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晉京。(白)下官汪芝芳、來此已是洪二爺門首、不免一直前進、(洪生)仁兄終不負約、請坐(丑)有坐、(坐介洪生)仁兄此們晉京的日期、須得已早商定才好、(汪丑)仁兄、現

在天氣尚冷、還是等到春晚、再議起程、豈不好嗎、（洪生）那麼咱們再盤旋一半個月也好、（汪丑）是啊、你想你這次請假回籍、整守了三年孝、一切應酬、完全謝絕、現在孝服期滿、趁這機會、也可以遊蕩遊蕩、和咱們這朋友款洽款洽、才覺有趣、（洪生）爲弟也有這個意思、咱今天該向那裏去、（汪丑）爲弟今天與你介紹一位好朋友、嚶、他也是個新狀元、（洪生）今科的新狀元、便是陸潤庠、伊、沒聽得鳳石兄回來呵、（汪丑）仁兄不知、還有一位新狀元呢、（洪生）那裏還有兩個狀元呢、（汪丑）仁兄你不容問、說是你隨着我來、（唱）這位狀元更珍貴。（洪生唱）却教我心中不明白。（同下佈青樓景門首懸（花榜狀元傅彩雲）傅旦上唱）蘇州自古金粉地。燕語鶯啼畫橋西。一百五日尋春意。二十四番問花溪。踏青公子鳴珠履。拾翠佳人傍柳隄。慧眼多情差燕睇。青絲亂挽壓雲低。紅樓情態難比擬。燈前月下問佳期。（汪丑引洪生上丑唱）二月春風偏得意。個中自有好消息。（洪生唱）四面垂楊殘照裏。雕梁畫棟燕雙棲。（丑指牌白）仁兄、你看這是狀元不是、（洪生）傅彩雲、呵、原是花榜上的狀元、（汪丑）花榜上的狀元、比你那金榜上的狀元還知名、仁兄這牛鼻大的很很、今天兩個狀元見面、看他怎樣對待、（進門介）洪狀元到了、（雜）看客、（生旦相覩介傅旦唱）這位客、忒聰明

忒蕙藉、忒風流、忒搖曳、眉清目秀。一見面頓教人煞費綢繆。(白)客官請坐、「生丑同
 坐介洪生唱」這嬌娘好年華破瓜時候。今夜晚似張鷟誤入斗牛。「傅旦唱」雙手兒捧清茶送到
 君手。(接茶介洪生)勞駕了、汪丑爰呀熱的很、「傅旦唱」一心兒送芳情要解君愁。(汪丑)把
 咱涼在這裏了、也沒說給咱把這愁解一下、「傅旦唱」倘若是有夙緣前生造就。我情願永結個
 燕侶鶯儔。夜光杯滿注着葡萄美酒。(取玻璃瓶介)勸郎君今夜晚痛飲青樓。(白)今晚請在此
 勸飲幾杯才好、「汪丑」爰呀、熱的不能說了、「洪生唱」恨小生量甚小不勝美酒。感厚意坐一
 旁任意點籌。汪丑這姑娘平日牛鼻很大、多少闊大爺、把冤錢花了、還講把結不上、今天
 一見狀元、你看這個勁兒、爰呀呀、「傅旦」老汪、你怎麼不來、「汪丑」我恐怕你們有甚麼密
 語私言、所以就離開了、如今你把話說完了、我自然要來、同坐飲介汪丑)今天男狀元女狀
 元會在一處、真是一時盛事、千古奇緣、「傅旦」說起狀元倒也不是個希罕東西、「汪丑」怎見
 得呢、「傅旦」自從本朝開國以來、統共要九十七八個狀元、差不多就是一百、就我們江蘇一
 省說、就佔了五十五六個、單我蘇州一府、也有十五六個、這也算個粗物呢、「汪丑」你說的
 都是男狀元、論起女狀元、能江蘇一省、却只有姑娘一個、「洪生」爰呀、這便希罕了、取來

文房四寶、待我贈你幾首近體詩、(傅旦陳紙筆介傅旦)這便當不起了、(洪生執筆唱)山色花光映畫船。白公隄下草芊芊。萬家燈火吹蕭路。五夜星辰賭酒天。鳳脰燒殘春似夢。駝鈴高捲月無烟。微波渺渺塵生襪。四百橋邊採石蓮。(汪丑看白)把這詩都莫要說起、你看這蠅頭小楷、實在精緻、(付旦介傅旦看唱)吳娘似水豔無遭。貌比紅兒藝薛濤。燒燭夜擬金葉格。定場春擁紫檀槽。蠅頭試筆蠻箋賦。燕爪拈花羯鼓高。忽憶燈前十年事。烟堂夢影浪痕淘。(白)呵、好清新也、(洪生)夜已深了、我便去矣、(傅旦)請了、(下生丑出門介洪生)這個孩子、還很聰明、(汪丑)只有十四歲、還是清官兒、閣下若有意爲弟與你作合、定能到手、(洪生)那便重託了、(唱)風塵無端逢知己。(丑唱)梁慈雙雙繞烟隄。(同下)

第四回 二梓宮合葬惠陵土 吳可讀捐驅馬神橋

「吳生禮服帶孝簾內唱」奉梓宮往惠陵前去送葬。(上)恨皇帝絕後嗣心中感傷。官既小言甚微難動主上。索性兒拚老命要做一場。(白)吏部主事吳可讀、表字柳堂、甘肅臬蘭縣人氏、只因同治皇帝君后二人、先後資大、人人都說應該爲我同治皇帝立嗣、承繼大統、誰料竟立光緒、爲咸豐承嗣、把同治皇帝、就此斷了後嗣、我想事已至此、只有將來光緒有子、仍爲同

治立後、承接帝統、才是公道、還要此時明降諭旨、成爲鐵案、方能成爲事實、但是慈禧專權、這些逆耳之言、何人敢說、曖曖、(滾白)因此我寫了這大奏摺、(取奉摺看介)心想呈上、但是從前作鹽察御史尙能專摺奏事、如今因參提督成祿、辭我嚴請落職、降爲主事、這個人小小主事、怎能够上奏本、只說這腔熱血、如何按得住也、「唱」這腔熱血怎奉上。思前想後沒主張。當是一死最妥當。爲國家捐微軀卻有何妨。(白)是了、如今穆宗毅皇帝與孝哲毅皇后、合葬惠陵、今日便要奉安梓宮、本部堂官派我奉送前往到了惠陵以上、我自的道理、一言未能、梓宮來矣、「跪介龍頭棺罩兩付前面上書(穆宗毅皇帝梓宮)後面上書(孝哲毅皇后梓宮)光生翁生奕生淨帶內侍宮女隨上繞場下正生起隨下吳生又上唱」到惠陵把工程仔細觀望。背高山面流水殿閣軒昂。引龍脈鍾靈秀王氣雄壯。只可憐寶天後無有下場。恨惡臣懷忠悃有本奏上。官太小情難達怎報君王。沒奈何想捐軀要把命喪。望兩宮下明詔整理紀綱。這忠誠寰海內當能原諒。有蒼天和塗土鑒此心腸。以尸諫從往古曾有榜樣。我何難九泉下追隨毅皇。行來到惠陵旁馬神橋上。(布橋景上書(馬神橋)三字旁栽一樹)這橋頭冬青樹枝葉蒼茫。(指樹白)我且莫說馬神橋冬青樹、此處正在惠陵左近、這便是我屍諫之所了、「懷中取

「繡指」懷袖中備長繩高掛樹上。從今後不負君不負家邦。（懷取摺看介、仍置懷內介弔死介靈柩人等隨上內侍稟白）到了惠陵了、（淨）如此安置梓宮、（二將抬下小生人等同坐介送茶介內侍看樹介內侍）怎麼惠陵旁邊弔死了一個人、（轉身白）惠陵旁邊馬神橋上弔死了一個人、（淨）呵、待我去看、噯呀、當真有人弔死、這才奇了、（跪稟白）稟皇上惠陵旁邊有個馬神橋、有人弔死在那樹上了、（光生）怎麼出了這事、隨朕前往觀看、（同看介生）當真是得、快落下來、（翁生看白）這是吏部主事吳柳堂先生、從前還是監察御史、這回還是吏部派他來的、他是很有學識的人、怎麼尋了自盡、一定有原故、先在身上檢察一下、（內侍取出摺奏白）懷中還有奏摺、（付翁生看介翁生白）原來爲興大行皇帝立後的事、字字痛切、竟以屍諫、實在可傷、（同擦淚介淨）速快準備棺木、將吳侍御成殮、差人與他府中報告、（內侍是）（翁生）這本奏摺、回京後再乞兩宮裁奪呵、「唱」吳侍御捐軀爲主上。教人五內生悲傷。（同下雜抬棺木上內侍甲白）從前內閣侍讀學士廣安、也爲此事上了一摺子、致太后大申斥了一回、那還是滿人、還够得說話、吳可讀又是漢員、何必多事白送了你的性命、（乙）這個吳可讀愛說話、從前當御史的時候、就參落烏魯木齊的提督成祿、因此就將御史的官要弔哪

、現在新主登極、剛才起用、給了個主事、並沒有言事的資格、誰料他又來了這一手兒、
甲、你不曉得、皇后把他做了替死鬼了、
乙、不錯、邪氣邪氣、
甲、快拾上走、把這老人家發落了、
(同下)

第五回 讓誥封妓女成命婦 出外洋名士携佳人

(張旦官服上引)修到人閒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坐介白)儂乃洪狀元之夫人張梅君、狀元守制服滿、晉京期迫、心想和儂夫以在燈前月下、歡聚幾日、再好話別、誰料這十多日洪郎夜晚常不在家、不知是何緣故、教人煞費疑猜、(侍女忙上引)新寵藏別館。芳情入翠帷。
(白)這個消息、總得報知夫人才是、太太、
(張旦)慌張着爲何、
(侍)呵、老爺、
(張旦)老爺怎麼樣、
(侍笑白)老爺昨日晚上、不曾回家、
(張旦)難道你還不曉得嗎、
(侍)太太、我曉得你不曉得、
(張旦)我怎麼不曉得呢、
(侍)你不曉得老爺近日的行徑、
(張旦)甚麼行徑、
(侍)老爺悄悄地新納了個寵、不教太太曉得、
(張旦)他在那裏住、
(侍)就在大郎橋一個輪班頭的家、很密秘的、
(張旦)怪到這一向晚上總不回家、原來有這些情事、這個丫頭、你却打聽得確實、
(侍)一點不含糊、還不是良家的閨女、
(張旦)是甚麼人家、
(侍)便是閨閣門外一

位著名的窈窕兒、芳名叫做傅彩雲，近年大樹豔職、老爺糊裡糊塗就將他辦了、還有給他送的詩「付且介 你說可笑不可笑嗎、（張旦白）豈但可笑、真可恨也、」唱「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五日草如茵。總然多情拾零粉。春闈不少翠眉痕。爲甚尋花將柳問。平康里中訪細君。休怪儂家生春恨。隨風飄蕩太無因。牽惹烟花入閨闈。郎君煞是負心人。（白）你家老爺霎時定要回家、那時你着當差的人持上名片、到大郎橋就說老爺和家中商妥、接他回來、一塊兒居住、總要記下、（侍）記下了、「下洪生上唱」大郎橋竟成了離宮別館。風塵中真不少素娥嬋娟。早晨起忙回家藉端遮掩。只恐怕閨中人識破機緣。（張旦）老爺回來了、請坐、（坐介洪生）這兩日整理行裝、到處辭行、一晚上總是忙的不能回家、實在對不起、（張旦）那就將你忙壞了、恐怕晚間還比白天忙、（洪生）正是這樣、所以晚間不得回來、（張旦）爲妻却就太消閒了、夜晚間給你也不幫上一點兒忙、（洪生）我的這些忙、你如何幫得了嗎、（張旦）老爺、你就把爲妻說得太無用了、晚間的忙、當然給你幫不上、白天的忙、總略略還能對付一點、（洪生）你能對付甚麼、（張旦）我曉得老爺一天筆墨上的應酬還是不少、（洪生）是呵、這個徵文、那個求詩、這些冷應酬、實在討厭、（張旦）你看爲妻替你作下這幾首詩、你看用得

用不得、（洪生）待我醺醺、（看介）怎麼是我送與彩雲的那詩稿、怎能得到他手、噯呀、這事爛了、賢妻這原是我給個朋友送的詩、你怎麼要充你的詩呢、（張旦）這是你作下的、（洪生）你如何作得下呢、（張旦）就這詩中看來、你這朋友、未免太細膩了、（洪生）你想我輩交涉下的朋友、還有粗頭嗎、（張旦）是得、你這一韻詩、很有意思、（洪生）有甚麼意思呢、（張旦）你看彩鳳雙飛比翼鳥、雲鬢亂挽杜鵑花、這個朋友的名子、就是上頭這兩個字、（洪生）那兩個字呢、（張旦）分明是彩雲兩個字、你說是也不是、（洪生）娘子真個聰明、一點不差、那位朋友的名子、的是叫做彩雲、（張旦）就雲鬢亂挽杜鵑花、這一句看來、這朋友還是女的、（洪生）這是我拿女人作比喻呢、你看離騷上面、美人香草、都可以比皇上、難道還不可以比朋友嗎、（張旦）這還勉強強說得下去、但是上一聯是彩鳳雙飛比翼鳥、分明是合那人結婚、難道你還和男子結婚不成嗎、（洪生）噯、這個、（張旦）這個甚麼、你瞧爲妻也不是那悍妬的女人、況且你官至二品、就是納寵、也不算甚麼過分、你怎麼要瞞着爲妻、住在外頭、知者說怪你、不知者還要埋怨爲妻、你且想一想、（洪生）實無此事、你要拿這首詩、硬給我羅織、（侍引傅旦上侍）新姨太太回來了、（洪生大驚介傅旦唱）「冷落煙花怨薄命。初

入朱門又傷情。到中廳也莫個人奉請。低垂粉頸緩步行。(看介)只見他悄悄冥冥裊裊停停拗東攔礙西發症。背影兒相對寂無聲。退一步來心自省。這情形教人怎奉承。叫梅香前邊先帶領。(侍)隨着我來。(傅旦唱)夫人前且代我緩頰先容。(侍)記下了、稟太太、新人回來了、「傅旦唱」忙跪在夫人前一聲拜請。(張旦)免禮了、「扶起介張旦唱」請郎君向前來看這多情。(白)老爺你說並無其事、你瞧這是何人、(洪生)他怎麼回來了、「唱」這件事甚荒唐還要原諒。咱家中人口少太覺淒涼。有彩雲和夫人朝夕襯傍。倒免得獨自個牽惹愁腸。那人兒性溫柔舉動豪爽。勸娘子你不要過費思量。(張旦)不是這樣說、爲妻近來也想爲你物色、但是良家的閨秀、不知有多少、你偏中了煙花場中的人、在咱這士大夫之家、總覺不宜、(洪生)噯、這個、(傅旦)呵、夫人請聽也、「唱」說起煙花真可歎。夫人持論本不偏。自幼家中太貧賤。被人欺騙入勾欄。到院中沒有一年半。並不會賣笑討人憐。那一日曾見郎君面。一心從夫結良緣。只要夫人垂青眼。願守閨籠讀簡編。「張旦唱」只要從今守閨範。我和你相唱和並不討厭。「侍持信上唱」京城打來一等電。謠出且送老爺觀。(白)稟老爺、這是京中打來一通電報、請看、(洪生看白)蘇州洪文卿兄鑒、有旨派兄出使俄德荷奧四國、望速晉京爲要、

陸潤庠叩、嘵、呵、這是上月二十九的電、今天已經初一了、娘子你看有旨、令我充西洋公使、你從速準備、明日便要起程、(張旦)這一向、你已經準備妥了、(洪生)我着你準備呢、(張旦)怎麼你出使外洋、還要帶我前去、(洪生)那個自然、(張旦)我怎麼思量這出洋比發流還難受、老爺你將我帶上還能替你辦交涉嗎、(洪生)你看人家外國的公使、到中國來、那個不帶家眷、此次一到外洋、任期多則十年、至少也在五六年、並不是三月五月的那短差、不帶家眷、倒還不要緊、況且國體攸關、從前有位公使出洋的時候坐一隻三等船、致各國的報紙上就嘲笑的難說說是三等下處、如果你不肯去、那我和關公一樣、單刀赴會、致人家看着中國這公使、連老婆子都沒有、大概不是道士、便是和尚、教人家瞧不起我、倒沒甚關係、只是中國的體面要緊、(張旦)據你說我這一身還係乎國家的體面、關係極爲重大、(洪生)也不小呵、(張旦)那麼我便陪你去、給你把這體面撐起來、(洪生)這就得了、(張旦)那我可以住洋樓、(洪生)自然、(張旦)吃洋餐、(洪生)自然、(張旦)看洋戲、(洪生)自然、(張旦)穿洋緞、(洪生)自然、(張旦)那麼就走、(洪生)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呢、(張旦)甚麼事呵、(洪生)還要學着說洋話呢、(張旦)這就難了、我再聽見洋人說話、我心裡就煩了、怎能學得

會呢、(洪生)這却不行、你想一到外國、一定有些應酬、那些王公的夫人、或是約你吃洋餐、或是請你看洋戲、你那時穿上一身洋緞、坐在洋樓上邊、大睜兩眼、不能開口、連個捏生一樣、說這你也不懂、講那你也不懂、罵你你也不懂、笑你你也不懂、人家一瞧、這公使的夫人、是個啞吧、豈不成了耀州的磁壺了、那你就把人丟到大西洋裡去了、還撐甚麼體面呢、(張旦)但不知這洋話、到底好學不好學、(洪生)只要學、還有學不會的嗎、況且到那兒、滿耳朵裏盡是洋話、把這(花特)那(也是)那、眼面前這些應酬話、學會就得了嗎、(張旦)只要能學就是了、但是外國這風俗禮節、和中國有點不同、你早些給我教一教、着我先練習練習、私下演官下用呢、如不能就恐怕一猛子給你丟人、(洪生)那倒不難、外國並不磕頭、(張旦)我也不愛磕頭、(洪生)也不下拜、(張旦)那行甚麼禮呢、(洪生)見大小的客、一鞠躬就完了事、(張旦)那禮倒好學、腰一閃兒就得了、(洪生)還有呢、(張旦)還有甚麼禮呢、(洪生)就是這握手禮、(張旦)鞠了躬、再握個手、以表示親愛、(張旦)這握手禮、我這女流、總不和男子行罷、(洪生)腰、男女平等麼、無論男女、都得要行、(張旦)腰呀、這就難了、若還誰將我手握一下、却怎處呢、(洪生)還有難的在後頭呢、(張旦)後頭還有甚麼

禮呢、（洪生）還有親嘴禮呢、（張旦）怎麼叫做親嘴禮呢、（洪生）就是你我這個樣兒、嘴連嘴對在一塊兒嘮的親一下、這就叫親嘴禮、（張旦）嚶呀、這就是個禮、（洪生）人家國親的風俗禮制、就是這個樣子、（張旦）這禮光咱兩口子行呢嗎、還是無論連誰都行呢、（洪生）這禮也是很嚴重的、就是外國的皇后、到必要時和大臣、或者有功勞的、也常常行這禮、以表示親愛的熱誠、豈能說光咱兩口子行這禮嗎、（張旦）呵、行這禮的時候、還是在背地裏偷着行呢嗎、還是明目張膽的在人面前行呢、（洪生）行禮、這是正大光明的事、當然在稠人廣衆中去行、怎麼還能在門背後偷偷營生的幹呢、（張旦）嚶呀、我的天呀、嚶呀我的天呀、這禮怎麼恁客呢、怪道人說外洋混俗、當真是不差、老爺實對你說就是自己兩口兒、在人面前、我都做不出這樣過場、況且還是別個、又還是洋人、那把我殺了、我都做不出來、（洪生）嚶呀、還是絕對的、（張旦）你想我也是大家的閻秀、都將近三十了、半老七少的、跟上你出了洋、唱出這種的腔調、回來走到娘家、恐怕人家都不要上門了、你去、把我殺了都不去、（洪生）下了決心了、（傅旦拍手介洪生）娘子、你不去、却怎麼辦呢、（張旦）我這舊腦筋、實在給你撐不了這個體面、那不是親嘴學校畢了業的嗎、你引上去、和人親嘴也罷、親腿也

罷、怎好怎來、以資熟手、怪道你辦了個審姐、原來大有用處、資格恰和程度很够和人親個
嘴兒去、不消問比我中用的多、(洪生)那是個姨太太麼、就是隨我前去、也是不能出頭露面的、
(張旦)那太太還掛甚麼號着呢、你便說是正夫人、就豁出那一張騰脂嘴、連他洋人儘着
親去、(洪生)你再不要亂講、你想官誥是你的、說他是正夫人、他那裏來的誥封呢嗎、
(張旦)呵、是了、這又何難、我便將這鳳冠蟒袍、都讓給他、(傅旦)拍手介張旦捧冠帶唱「手
捧冠帶要相讓。讓你隨夫到西洋。」(洪生接冠帶白)還不謝恩、(傅旦)感謝夫人知禮讓。(叩
頭介)這大恩沒齒不能忘。「(洪生唱)夫人肯將官誥讓。」(傅旦接介洪生唱)你隨我同往大西洋。
(張旦)妹妹、我這和老劉璋讓位一樣、也是出於無奈、你到了外國、你要將老爺的面子顧住
、和人握個手兒、還不大要緊、總不隨便兒就行那親嘴禮、那個禮太不好、(傅旦)姐姐我記
下了、(張旦)總要記下、(傅旦)記的牢牢兒的、(洪生)娘子我出洋以後、咱家再無別人、你
却要小心經營、(張旦)老爺你再不要給我操心、(洪生)我該與誰操心呵、(張旦)你給你那一
口子着實要操心呢、你想彩雲本來就是煙花中人、又入了那不講究的地方、更要放蕩、你若
不留神、將來回國、準備給你開一號大生意、(洪生)甚麼生意、(張旦)洋帽公司、(洪生)論

麼說是洋疇公司呢、(張旦)你若不留神、他在外國和你一樣、也要講究外交、保不住給你能收拾幾船洋疇子、將來運回本國、豈不是給你要開洋疇公司嗎、(洪生)娘子再不用亂講、明日我便要起程、速快準備呵、(唱)行李車輛須準備。(張旦唱)破題兒明朝又別離。(同下)

第六回 燒遺囑西后攬大權 爭地位東宮伸義憤

「東旦淡裝引小生上唱」大行帝葬惠陵工程完竣。恨身後太淒涼觸目傷心。引幼主到深宮仔細探問。到陵寢你可曾遇見何人。(白)本宮威豐皇帝東宮慈安是也、(光生)國母此番前往惠陵送葬、那陵寢旁邊、有個馬神橋、那日還把一個人吊死在橋邊了、(東旦)呵、吊死的是誰呵、(光生)不是別個、便是吏部主事吳可讀、我翁先生給我說、那人從前還是監察御史、死後在他懷中、還檢查出來一章奏摺、(東旦)奏摺裏頭說些甚麼、(光生)他說日後我生下太子、要與我皇兄承嗣、繼承大統、(東旦)原來爲此、可見還有說公道的人、實是可傷、(光生)是呵、不然我皇兄就絕門子了、那人倒是個好的、死的可憐、那時我由不得眼淚也下來了、(翁生持奏摺上唱)吳侍御尸諫真傷痛。送罷皇靈先進宮。(白)煩稟慈安太后、便說翁同龢由惠陵送葬回來、有要事面陳、(雜)且站、稟太后、翁同龢由惠陵送葬回來、有要事面陳、

（東旦）請進宮來、（光生）原是我翁師傅、待我接迎、（雜）隨着我來（光生）先生到了、我把先生帶領進去、（翁生）這便有勞聖駕了、（引進門介光）國母我翁先生進來了、（翁生叩頭介東旦）翁先生請坐（翁生）爲臣不敢、（光生）我給先生搬椅子、先生你坐下、（東旦）皇上賜坐、你還能不坐嗎、（翁生）那爲臣就僭坐了、（光生）先生坐下、（坐介翁生）此番送葬惠陵、那吏部主事吳可讀、以身殉義、竟以屍諫、這是奏摺、請太后觀看、（光生）這便是在馬神橋上弔死了那吳主事的奏摺、（接付東旦介東旦）這件事、皇上回來、也對我說過、這奏摺很有道理、死的實在可憐、（翁生）此人實在可憐、還請太后作主、東旦）這些話慈禛恐怕不大贊成、請來一同商酌才好、長隨、去到西宮請慈禛太后去罷、（雜）遵旨、（下光生）這件事我極贊成、總要教我皇兄不絕後呢、「西旦上唱」忽聽長隨一聲稟。慈安后請我到東宮。吳可讀平白喪性命。說的話兒不中聽。這件事還要學懵懂。準備將來要變更。（白）誰在內邊、（雜）翁學士連皇上都在這裡、（西旦）呵、大概就是吳可讀那個弔死鬼的事件、咳、這個翁同龢也可憎、有甚麼事、不先稟我、竟然先跑到東宮來探旨、看來還是榮祿好、他昨日晚、就給我面稟了、皇上這個小孩子、也像和慈安親近、他回來一溜風的就跑進東宮了、（

雜）慈禧太后過來了、（光生翁生同跪介東旦隨起介）有要相商、坐了再敘、（西旦）好說、（坐在右旁介東旦暗白）慈禧這就不是、怎麼一來、便昂然坐在上手裡、未免太無禮了、（翁生光生同坐介東旦）你看此番奉安大行皇帝、惠陵旁邊、出了這宗事、你看怎樣處置、（西旦看介白）這個吳可讀也就太多事了、（東旦）此人一個小小的主事、並沒有言責、他能將性命拚上、盡這句言、實在是為難得你怎麼還說他多事呵、（西旦）從前已經明降諭旨、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這話還要他說啊、豈不是無病而呻吟嗎、死了值個狗屁、攔下不管、（捧摺介東旦）從前那道諭旨、我何常不曉得嗎、那和吳可讀所爭之點不同、（西旦）有甚麼不同呢、（東旦）從前那道諭旨、只說將來光緒有子、即為同治過繼、那不過給同治要個兒子就是了、未必這個兒子、就能承皇帝的大統、吳可讀的意思、將來光緒無論生多少皇子、那個給同治過繼、那個才能登皇位、所以請特降諭旨、懸為錢案、將來不得更改、請你將人家的奏摺、往明白的看、（西旦）照這樣說、那更沒辦法了、（東旦）怎麼沒辦法了、（西旦）你想我朝自雍正以後、祖制就不准豫先立太子、照吳可讀這個主張、豈不是要立太子違犯祖制嗎、吳可讀這個混賬東西、和祖制都不曉得、竟敢越職言事、好在他死了、如不然

這破壞祖制的罪名、也是要切頭的、(翁生拂頭介東旦)那麼我們姊妹二人、恐怕都不得活了、(西旦)這是怎麼說、(東旦)祖制不準豫立太子、還進太后垂簾聽政、(西旦)這因為皇上年幼、也是出於無奈、(東旦)漫着、上次垂簾聽政、應為同治年幼、同治是親生的、可說是出於無奈、這一次皇帝無嗣、咱們總是在旁支探擇那十幾二十幾的子姪、很是不少、所以我那時便主張立恭王的兒子、就是因為他年紀長一點、免得我們二次垂簾、誰料你一不贊成、二不贊成、竟然立了四五歲的這幼主、教本后也跟上你又犯祖制、這豈不是自己尋死嗎、(西旦)嚶、這個、(東旦)這個甚麼、咱們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你想從前吳可讀拜監察御史、就很有直聲、這回為國捐軀、死在皇帝陵上、你想這幾日家家戶戶男男女女不說吳可讀是個忠良、就說吳可讀是個烈士、不到幾天、保不住普天之下、二十三省、無人不知、人人注目、個個留神、看朝廷將此事怎樣發落、據你說攔起不管、豈不是教天下人民失望、說我們兩宮、如聾似啞、甚麼是垂簾聽政、簡直和垂簾睡覺(音教)一樣、(西旦)你未免講的太厲害了、(東旦)這還不算厲害、(西旦)還有怎樣厲害的話呢、(東旦)你方才說吳可讀混賬、你還普天下臣民、對於吳可讀、不知崇拜到甚麼地步、況且人把性命拚上、給你進這忠言、你還

要罵他是個混賬、這話若還傳出、豈不致人人解體、個個難心、說我們婦道人家、不明大義、不識大體、這還算是包含我們了、(西旦)不包、便怎麼樣、(東旦)不包的時候、恐怕不止說我們混賬、還要罵我們是昏蛋罷了、(西旦)那麼我就是昏蛋了、依你之見、這事該怎樣處置、(東旦)依我之見、將吳可讀從優議卹、再着王大臣妥議具覆、另降諭旨、以慰天下之望、才是正當、(西旦)依你這樣辦就是了、(東旦)翁先生、此事着王大臣詳議覆奏、另降諭旨、再與吳主事總要從優議卹才好、(翁生)爲臣遵旨、(揖介持摺介)皇上隨我在南書房讀書罷、(光生)國母、我跟我翁師傅讀書去家、(東旦)這個正好、你快去罷、(二生轉身介東旦)轉來、還有話講、(翁生)太后講說甚麼、(東旦)今天我們兩宮來去這些話頭、並沒有甚麼意思、外前若有風聲、我却依你是問、(翁生)爲臣不敢洩漏、(東旦)若此你出宮去罷、(二生全下西旦)今天在大臣面前、你有意打我的臉、這是何意、(東旦)休怪我給你顧全面子、只是你也太膽大了、(西旦)怎見得我膽大、(東旦)你今天到東宮來、目中無人、昂然坐在我的上手那邊、豈不是有意欺壓我嗎、(西旦)這你就將我冤枉了、今天這是隨便論事、並非正式臨朝、所以這個坐位、我實在出於無心、(東旦)住是住了、這權當你出於無心、試問那

日咱二人往東陵致祭行禮之時、你總要立在我的前頭、我着你退後一點、你總是不肯、我有心和你爭論、你想在皇帝陵上、鬧出笑話、豈不是要招褻瀆不敬的話柄、所以我忍氣吞聲讓
你站在前頭、那祭陵的大典、也可以隨便嗎、你也是出於無心嗎、(西旦)這東西兩宮、是一
般大、你爲甚麼教我站在你的後頭、(東旦)怎麼說兩宮一般大、從前老皇帝在日、你是甚
等之人、(西旦)我是甚等之人呢、(東旦)那時你還是後宮一位妃子、和那差女一樣、你見本
后、那一回不請安、那一回不叩頭、不過你長的有點姿色、老皇帝會將你招來就在我這宮中
、幸過幾次、虧你造化高、便生了同治一個孩子、後來老皇帝晏駕之時、立了同治、母以子
貴、才把你加封了、所以上一次垂簾、我曉你們母子、自然親熱、我也只好不多管事任你母
子過活、免生枝節、誰料你母子爭權、竟鬧得仇深似海、如今升天之後、你還是冤仇不解總
不情願與他立後、反倒和我爲難、今天我是大開窗門、與你說亮話、以後你却要小心一點子
(西旦)嗚呀、這樣厲害、竟然揭起我的短來、試問我一後若不小心、你却能把我不怎麼樣、(東旦)我能懲治你、(西旦)如今老皇帝晏駕、料你還懲不了我、(東旦)這把蝦蟆竟成了蟒了
、簡直要在我的頭上累窠、除非打破說明、他還不服、(轉身白)你可曉得老皇帝晏駕之時、

與我的遺囑、（西旦）甚麼遺囑、我全然不曉、（東旦）料你不曉、若還曉得、便不是這個樣子、老皇帝也看着你不是平處臥的、因此設法防制、與我留下遺囑、會說西后若不就範圍、便遵祖制懲處、我今天爲你讀這遺囑、總是望你歛跡才好、（西旦）這話有何憑証、（東旦）遺囑豈能無憑、（在棹內取紙片伸手白）你看這是甚麼、（西旦看介驚介跪介東旦）說是那拉氏、你太膽太妄爲了、（坐介唱西旦咬臂暗取布纏介）那拉氏近來太無禮。連三帶四把我欺。我兩次垂簾深宮裏。吞聲忍氣將頭低。誰料你越讓越得意。說破遺囑還不依。國家大事有大體。更敢塗東又抹西。我本應按法懲治你。翻想包含留面皮。從今後若還再任氣。我要和你見高低。（西旦唱）呵我的姐姐呀、姐姐平日最和氣。絕不肯和人鬥心機。還怪妹妹不知禮。倒惹得今日翻面皮。從前東陵曾致祭。本應退後講尊卑。恨那日不會推讓。如今後悔徒傷悲。從今後索性遵道義。再不敢和你論高低。望姐姐平心莫生氣。過去事兒再休提。（東旦唱）過去的事兒有關係。提起教人發慘悽。（西旦唱）姐姐大量同天地。還請原諒發慈悲。（東旦唱）十餘年累次原諒你。誰料你到底不知機。（西旦唱）我從頭回心又轉意。人能改過便有益。（東旦唱）說甚麼改過便有益。爲何不早將頭低。多虧遺囑防制你。如不然還要將我欺

。「西旦唱」悔是悔來悔到底。悔不該從前犯儀威。這次容過我牢記。刻骨銘心要感激。倘若還再敢不循禮、死到床前肉化泥。「叩頭介李丑上唱」李蓮英來到東宮裏、看太后怎麼這樣低。嗷呀、怎麼栽起了、（西旦遮面介丑忙退介東旦）甚麼人、（丑）李蓮英、跪介、今天怎麼這樣害怕、（東旦）那拉氏你看我今天處治得了你、（西旦爬在東旦懷中）姐姐就是要殺賤妃賤妃也自然謝恩就死、還有甚麼處治不了呢、但是咱姐妹二人、相處十多年、並沒有高聲說過話、今天還是爲我的兒子立後、惹得姐姐生恁大的氣、我心裏實在過不去、這一次還請姐姐乾脾少拾一下、讓我過去、給我留點面皮、（東旦）老皇上這道遺囑、我本不願意着你看、就是爲給你留面皮、誰料你不知好呆、越讓越來、你簡直把我欺的無路了、（西旦）姐姐你已經把我抬舉了這多年、難道這一次就不能相容嗎、你將我再容這一次、我死都不忘姐姐的好處、呵些、呵些、（伸手拍胸介東旦）你腕下這是甚麼東西呵、（西旦）姐姐你問這個嗎、（東旦）正是這個、（西旦啼哭介東旦）你哭着怎得、（西旦）待我解開、請姐姐先看、（看介西旦作悲痛模樣東旦）這是一片硬傷、那裏來的這傷呵、（西旦）這傷我也不願意教姐姐見、偏妙的姐姐今天又看見了、你教我纏好、我不說了、（東旦）爲甚麼不說呵、（西旦）這傷我不願意

教你曉得、（東旦）甚麼原故、（西旦）姐姐既要問、我便實對你說、前幾天姐姐不是病了一回嗎、（東旦）是得、那日吃了一服藥便好了、（西旦）這傷就從那服藥來的、（東旦）怎麼是從那服藥來的呢、（西旦）那日內務府將藥送進來、據說這藥非有親人的肉做引子、恐怕不能生效、我想來想去誰是姐姐的親人、妹妹便是姐姐的親人了、（哭介東旦）呵呵呵、（西旦）因此妹妹就拿出剪子、背着人牙咬住、剪了一片子、放在藥裡、做了引子、所以留下這一處傷痕、（作悲痛狀東旦）還有此事、（哭介西旦）姐姐不要傷心、這一點傷不要緊、幾天便好了、

「東旦唱」慈禱倒有這義氣。一見傷痕發慈悲。人有好心當受理。太執固又恐惹禍機。雙手兒將妹妹扶起在地。（扶起介）我和你從此後生死相依。（西旦）只要姐姐不鄙棄。妹妹何敢失禮儀。（白）姐姐今天網開三面、妹妹沒齒不忘、（東旦）妹妹你這心腸不錯、就是脾氣不好、以後改了才是、（西旦）姐姐以後不要客氣、常常要指教、妹妹無不從命、但是老皇帝留下那個遺囑、妹妹沒看清楚、着我再看一下、（東旦）這也只有幾句話你看、（西旦）看介西旦）此處很黑、掌個燈來罷、（雜掌燈介看介燒介吹介）怎麼將這條條兒着了、（東旦）你也太不小心、（西旦）天吹風呢、一閃一閃不提防就着了、留下這一點兒也沒字了、（東旦）那也無用了、

（西旦）那裡還用着這紙條條兒、（丑）稟國母翰林學士洪鈞出使西洋、今日稟辭請訓、在班房等候多時、（東旦）中俄的交界很有交涉、他去還要注意這件事、（西旦）聽說此人對於西北上地理、很有研究、所以各王大臣、薦他前去、姐姐還是將中俄交界問題、給他特別叮嚀一下才好、（東旦）如此咱們一同在便殿召見、（西旦）姐姐你一個人召見就可以了、以後非有特別朝會、妹妹還是在宮內照望一切、也無須出頭了、（東旦）如此我便單獨召見、（下雜隨下西旦）這一口暗氣、我怎能嚥得下也、（坐地介丑起忙扶介丑）太后今天怎麼受了恁大的氣、（西旦唱）這口暗氣怎能嚥。管保你不久要歸天。（丑）太后今天人受了虧咧、漫漫兒走、（扶下）

第七回 李鴻章籌畫海軍費 慈安后冤死坤寧宮

「李生帶人役上唱」在天津辦海軍十分煩腦。無人才乏款項枉把兵招。倘若具將水兵操練不好。遇外患沒國防門戶不牢。白直隸總督肅毅伯李鴻章、老夫開府天津、奉命以在渤海督辦海軍、只是財政困難、款項支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況且海軍戰船、需款甚巨、只說妙手空空、怎能與辦得起、（雜）稟大帥、新任公使洪大人到了、（白）傳出有請、（雜）有請洪大人

、(洪生)上白老伯却好、(李生)託福了、(笑介)請坐、(洪生)有坐、同坐介(李生)老弟幾時出京、(洪生)早八點出京、(李生)火車畢竟快、兩個多鐘頭、便到了天津、(洪生)老伯近日督辦海軍、倒算是圖強的唯一政策、(李生)不消問、屢次呈請撥款、朝廷總是不准、實在沒法進行、(洪生)這還用得款很多、總得設法才好、(李生)這兩日正想進京、而陳一切、如不得要領、我便要辭職、(洪生)那麼老伯明天便可進京、(李生)甚麼事呵、(洪生)今早我上火車的時候、有一般同寅同鄉、在火車棧上送行、聽說昨晚慈安太后賓天了、(李生)這才奇了、沒聽得害病呵、(洪生)都是這樣說、聽得昨日早晨、因為慈禧有點不爽快、慈安后獨自臨朝、還召見恭親王左宗棠王文韶諸大臣、下午一二點鐘、小姪陛辭、等了很一會、慈安又在便殿上單獨見我、還說我國和俄羅斯交界的問題、最關要緊、你在西北方面的地理學上、聽說很有研究、總要注意一點、說得議論風生、毫無病容、就是兩頰微帶点赤色罷了、誰料晚上八九點鐘、竟崩逝了、(李生)這或者是緊症、也未可知、(洪生)就是緊症、也要太醫院診視、但是太醫也不曉得、所以京城裏很有些謠言、(李生)甚麼謠言呢、(洪生)那我們就不敢說了、(李生)你們退後、(雜退介)但說不妨、(洪生)聽說昨日下午傍晚時、李蓮英在內城一

個藥舖要買人言、向例凡買這藥、須得討保不然就買不到的、那藥舖就照例要取保、李漢英總是不肯、說是他買人言治惡瘡、難道內宮總管、還不敵個舖保嗎、因他們吵嘴、左右隣也都曉得了、那藥舖看着惹不下、也就糊裏糊塗賣給了、今早聽得太后升天、那藥舖嚇得把門也上了、這些話也是靠不住的、(李生)總而言之、不無可疑、但是辦理海軍、慈安主張、現在慈安崩逝、海軍更不好辦了、(洪生)這却是得、老伯如無見教、小姪還要搭船起程了、(李生)這也不便強留、(洪生)正是海天隔煙水(李生)魚雁通消息。請、(分下)

第八回

閩相國棄官歸故里 海軍費建築頤和園

(西旦帶內侍二宮娥上引)要除心頭恨、先拔眼前釘、(坐介白)慈安一死、心中十分痛快、只是宮內地方湫隘、太覺拘束、心想將清漪園那個地址、擴充一下、改修頤和園、教人暢快暢快只是需款甚巨、還得和諸大臣妥商才好、(淨上引)畫就園林圖、建造王母宮(白)步兵統領榮祿、(雜)甚麼人、呵、是榮統領、少站、稟太后、榮祿進宮、(西旦)命他進來、(淨進叩頭白)奴才參見太后、(西旦)站起來、(淨起白)太后恩寬、(西旦)你手中拿的甚麼東西(淨)這是西洋工程師畫新頤和園的圖、請太后先看一下、(西旦)圖已經畫出來了、待本后觀看

、離座到前場看介淨指白)這是樂壽堂正殿、太后就在此居住、這是仁壽殿、將來召見王大臣、可以在此、這是頤樂殿、外面就是戲臺、這是太后聽戲的地方、太后你瞧這戲臺還是三層、很精巧的、這面盡是水、還有幾支龍船、這面就是萬壽山、樓閣亭榭、到處皆是、除非太后、世界上再沒人能享這厚福、(西旦)修這個樣兒、也就可以了、你莫問那工程師、預算下來、需多少款、(榮淨)據那工程師說、也不過三千多萬兩、也就够了、(西旦)噫呀、三千萬兩、怎麼要這些銀子、李蓮英、(李丑)伺候太后、(西旦)你去請大學士閣大人進來、(李丑)是、怎麼太后也將他叫起閣大人來了、(西旦)過來、(李丑)太后還吩咐甚麼、(西旦)你見了閣大人說話、須要特別慎重、他那脾氣很左的、你却要記下、(李丑)記下了、(下榮淨)戶部現在存的銀子很多、太后還是和他商量、只要他答應了、那便有辦法、(坐介)閣生上引)有旨出宮禁、前去要小心、(白)內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閣敬銘表字丹初陝西朝邑縣人氏今日太后召見不知有何要事、(看介)怎麼太后也沒守服、這才奇了、(李丑)閣大人到了、(閣生揖介西旦)隨便召見、免行大禮、坐了再敘、(閣生)那便不恭了、(坐介西旦)現在你又在軍機處辦事、上了歲數的人、每日恐怕太辛苦了、(閣生)軍機處人員很多、況且又有禮親王

負責、爲臣不過應卯、每日還是在戶部本衙門的時候多、並不覺得辛苦、太后太關心了（榮淨）丹翁管戶部十多年、所以戶部的事、丹翁一概盡知、（西旦）呵、丹翁算是戶部的老堂官了、（閻生忙跪介白）嚇殺爲臣了、（西旦）丹翁這是何故、（閻生）爲臣實在當不起、（西旦）丹翁你本是戶部的堂官、却有何當不起、（閻生）他在太后面上把敬銘稱丹翁、便不合禮、怎麼太后也這樣稱呼起來了、（西旦）原來爲丹翁這兩個字、不要緊、起來再講、（丑扶介白）丹翁請起、（起介拂頭水介坐介西旦）你不曉得、本后很尊重尙書、所以平常在宮中提起尙書、總是稱丹翁、從此就成了習慣了、請問丹翁（閻生）嗚嗚嗚（西旦）現在戶部現款能存多少、（閻生）現存的正款、兩千八百三十五萬兩連同那些雜款、統共算在一起、不過三千多萬兩、（西旦）呵、只存了這一點款、（閻生）太后不知、從前戶部、並沒存過這些款、大約常常存不上一千萬兩、自從爲臣管理戶部以來、日日打算、事事撙節、又得罪許多的人、挨許多的罵、才積攢了五千多萬兩、前年越南之役、和法國開戰、又花費了幾千萬、所以現存者、僅有此數、（西旦）照這樣說、不是丹翁、還積賺不下這些款項、現在有一件極大工程、需款很不少、還請丹翁設法、（閻生）甚麼工程、（榮淨）這是工程師畫下的圖、請丹翁先看了再說、（閻

生看白) 頤和園、這個地方很好的、(想介) 這個頤和園在那兒、(榮淨) 就是清漪園那個地方、太后想改修這個樣兒、住在內邊、頤養天和、所以叫做頤和園、(閻生) 那麼這工程、就很大了、(榮淨) 自然不小、(閻生) 沒聽工程師說得多款、才建築得起、(榮淨) 大約總得此數、(伸三指介閻生) 噯呀、恁大的工程、三萬銀子、如何得够呵、(榮淨) 三千萬兩、(閻生) 怎麼三千萬兩、那我十多年在戶部摳掙下這些民膏民脂、豈不是還不得够呵、(榮淨) 不得够了、你老先生却另想法子、(閻生) 呵、還要另想法子、(想介) 給誰想法子呢、還是要給百姓想法子、噯呀、這官我坐不成了、(西旦) 丹翁、(閻生) 臣在、(西旦) 坐介) 照圖上這樣兒修出來、總還不錯罷、(閻生) 照這個樣兒、前代那阿房未央、臨春建章、銅雀柏梁、恐怕也比不上了、(西旦) 刻下圖已繪成、不日便要開工、好在戶部還有這些存款、就此陸續支用、將來若有不敷之處、丹翁還要費神、(閻生) 噯、這個、(榮淨) 看生介) 點頭狀閻生) 稟太后這款嗎、(西旦) 怎麼樣、(榮淨) 看再點頭介閻生) 這款嗎、是萬萬不敢動用的、(西旦) 丹翁不敢動用、難道藏在庫裏、教臭了不成、(閻生) 太后還不曉得嗎、自從鴉片戰事以來、這五六十年、和外國不敢失和、每戰一次、便敗一次、教外國壓迫的、不成話了、不特割地賠款、在國際上實在

是站不住了、這就吃了海軍莫練好的虧、即如最近和法國開戰、起手便失馬江、人都歸罪張佩綸、其實還是海軍沒練好、況且我國京城、離海岸僅有三百多里、若果沒海軍防禦、外人一登岸、敗一兩仗、就將京城失了、(西旦)丹翁你就說的那樣害怕(閻生)太后、從前英法聯軍打進北京文宗皇帝和兩宮駕幸熱河、太后是親受過這驚的、難道臣還道謊嗎、所以沒有海軍、在今日交通時代就不能立國、我慈安太后在日、曾降懿旨、說戶部這筆款、除了興辦海軍、不准作別項開支、太后你是曉得的、(西旦)你說你的話、慈安已死了、我聽見便要傷心再不容提他、(樊淨階)掉手介閻生爲臣知罪了、現在海軍規定了三支、刻下僅在天津辦第一支、前月海軍會辦李鴻章到軍機處說、海軍經費領不到手、虧的幾乎哭了、爲臣會勸他說、一後我稟明太后、先從戶部存款、源源接濟、他聽見這話、才欣然回天津去了、怪道這一向他請領海軍經費太后總是批不准、爲臣還很詫異、現在爲臣略曉幾分、大概太后要用這筆款修花園子了、(唱)論國防辦海軍最關重要。這存款盡都是民脂民膏。修花園倘若還將款用了。我怎能對得起四億同胞。請太后這還要仔細考較。切不可興土木難爲部曹。(西旦)我今天提到這件工程、你便這樣了那樣了、說了這些話、現在圖已繪就、難道還中止了不成、(李

丑) 這老陝的話、實在難說、(閻生) 依臣之見、風雲那樣緊急、財政這麼困難、還是中止一作罷論最好、如其不然、就清漪園那個地基、略略修改一下、花幾萬兩銀子、也將就下去了、(李丑) 幾萬兩銀子、還值得住老佛爺給你這樣丹翁長丹翁短的下話嗎、吁吁吁、(西旦) 幾萬兩銀子能修個甚麼園子、據你說海軍最關重要、如今咱們雙方進行、你看如何、(閻生) 如今專辦海軍、款項也是不夠、怎麼還能雙方進行、(西旦) 酌量的給糧賦上加一點兒、豈不是好嗎、(閻生) 加糧賦的話、這是萬萬不敢說的、(西旦) 害怕甚麼、(閻生) 我朝的祖制、斷不好與人民增加糧賦、太后請看這牌上、寫的甚麼、(看介) 若或於人民增加糧賦、便以不孝論、這不孝的兩個字、太后如何擔當得起、(李丑) 動不動就把祖制拉出來、實在討厭、(西旦) 難道就沒辦法了嗎、(閻生) 就是沒有辦法、這園子也是不該修的、(西旦) 這又怎麼說、(閻生) 常言說、飯飽莫忘飢餓、盛世不諱危言、臣今日這幾句話、頗不吉祥、恐獨忌諱、太后若許臣說、自當冒死直陳、不許臣說、臣從此便告老還鄉、也不管這閒事了、(西旦) 你說罷、(丑) 這胡往出吐呀、(閻生) 太后誰不曉得、阿房一出、秦皇殞命、瑩苑未成、隋帝亡國、這還是前朝的事、如此類說起來太多、只就本朝而論、大興一回土木、便遭一回兵劫、(西旦)

都是那一回、我怎麼不曉得、(閻生)從前的事、權當太后不曉、試問圓明園築成之後、英法聯軍、進了京城、把莊嚴燦爛的圓明園、竟致聯軍一火葬送了、太后那時避在熱河、難道太后也不曉得嗎、(西后)變這個、(閻生)太后請聽、太后若果當真不顧國防、不卹民艱、強要修這園子、恐怕也和圓明園一樣、萬不能安然享受也、(李丑)這簡直胡說亂道、(閻生唱)「這危言太后莫煩惱。(西后背坐介)逆耳之言有根苗。臣年七十將向老。國家大計把心操。縱然出言太桀傲。自問私念無絲毫。不怕發流不怕絞。不避忌諱不避刀。只要太后能分曉。縱然罷官也清高。最可恨滿朝中不伸直道。國運衰盡生了一夥兒曹。(西旦唱)「閻敬銘講的話教人煩惱。倒不如任憑他告老辭朝。(白)閻敬銘、(閻生)臣在、(李丑)也不叫丹翁咧、(西旦)你今天這話講的有理、這個園子我也不修了、(拍掉介閻生)太后這話也講得有理這個官爲臣也不作了、(西旦)官不作了好、你請便、(閻生)園子不修了更好、太后也請便、(西旦唱)「呵、請便請便且請便、請便告老准辭官。(白)我也乏了、和你不說了、(拍掉介)大姑娘扶本后來、(扶下榮淨)這老先生、你怎麼是這樣脾氣、一點兒不通融些、(閻生)這樣重大的事、我若通融、怎對得起國家、怎對得起人民、怎問得過心、怎成其爲我、(榮淨)噯呀、今天決裂到

這步田地、只說怎樣下臺嗎、(閻生)我辭官就算完了、管保今晚上辭摺上來、明天趕早就走了、恕不辭行、(李丑)閻大人你怎麼這樣執固、(閻生)呵呸甚麼東西、敢參前說話、(李丑忙跪介)你曉得本朝的家法、先帝的祖制、不准宦官干政、小安子怎得死來、你還不斂跡、丑叩頭白)奴才錯了、你老人家不要生氣、(閻生唱)還是趁早辭官好。田家雖苦氣味高。白)請了、(下丑起白)碰了這丁子、(李生上唱)海軍經費領不到。要見太后說根苗。(榮淨李丑同)李大人幾時進京、(李生)早間剛到、(丑淨同)莫非想見太后、(李生)正是、(李丑)甚麼事呵、(李生)就是爲這海軍的經費、(李丑)噫噫噫、太后剛爲這件事、裝了一肚子氣、你還敢見面、見面若提起這件事、便要碰釘子、(李生)爲甚麼呢、(李丑)你不曉得、太后要修頤和園、想勸用這筆海軍費、閻敬銘這執固不通的、總是不給、和太后鬧了半年意見、今天大決裂了、所以非將修頤和園的款劃出來這海軍經費、一輩子都領不到、(李生)那便將海軍停辦了、免得我受這作(難榮淨)停辦還是作不到、(李生)那豈不是要我的命嗎、(榮淨)我倒有個辦法、(李生)你請講(榮淨)橫豎戶部的存款、總是不夠、非給各省攤派不可、你和軍機處商議、按省分的大小、拿辦海軍的名義分派、這題目是很正大的、將來各省將款解到、

海軍上用一半、花園子用一半、太后一定喜歡、你便不受作難了、(李生)這樣辦法、軍機處未必通得過、(李丑)閻老頭兒已經不幹了、軍機處再還有何人反對呢、你就照這樣辦、我給太后把話說透、以後海軍費、你隨便領、就是浮濫一點、也不要緊、(李生)那還要總管吹噓、(李丑)那何待說、你也不必見太后了、就這麼定局、(李生)重託、重託、我便往軍機處去了、請、(李丑)這不好了、兩件事都行咧、閻敬銘這個滯鬼、簡直把世事治死了、(李生)這老頭兒畢竟漂亮、是辦事的老手、(李丑)請了、你去召工程師、準備動工罷、(李生)請、(李丑)分下分扮土工四人抬木槓上唱「皇太后要築頤和園。頤和園裏有個萬壽山、(李生)嚙呵。雪花銀子預備了三千萬。嚙呵嚙呵。畫的那圖真好看。嚙呵、嚙呵工人用了幾十萬。修成就得二年半。嚙呵嚙呵。將來修成你再。看。賽過天上月宮嫦娥殿。嚙呵嚙呵。(白)來、休息休息、這工大着呢、漫漫的來、(同坐地介)甲白「這老哥、你是那裡人、(乙)我是陝西朝邑縣人、(甲)我看你像是陝西耀縣人、(乙)你從那裏知道、(甲)我看你是個磁娃、一定是耀縣人、(乙)怎見得呢、(甲)你既是朝邑人、你那鄉黨、在朝裏坐着那樣大的官、你找他給這工程局寫一封信討個小差使、一年都要見幾萬呢、有恁壯的腿、跟上我們在這提磁子來了

（丙）你有恁大的腿呢、我再有這腿、那都早帶起來了、（乙）是了、閣大人才離我十幾里路、找我他去、他在這兒不給我鬧個小差事、我明日找他去、（甲）你找你那鄉黨去、再不要弄的尻渠子都是水、（閻生）「簾內唱」乞骸骨辭官出燕市。〔閻生老旦隨一家丁坐車上〕（閻生）「頤和園工人亂如絲。〔閻生唱〕輕騎滅從歸故里。〔閻旦唱〕路上誰識閣丹初。〔閻生〕咱們今天這樣回家、誰也認不得是當朝相國、（閻旦）我管保咱們一路平安、（閻生）自然土匪不打主意、夫人你看頤和園、已經動了工咧、（閻旦）你已經告老、管他這閒事幹甚麼、修呢着他修去、只要他有福分享受、才算事呢、（乙）待我先把閣大人的公館打聽明白、老伯、你是從城裏出來、（閻生）是得、（乙）你曉得那個閣大人的公館在那裏（閻生）那個閣大人、（乙）便是陝西朝邑縣那個閣敬銘、那樣大的官、你都不曉得嗎、（閻生）那我也略略曉得、你找他爲甚麼、（乙）現在頤和園工程大的很很、我想在這兒求個小差使、他和我同鄉、因而找他寫封信、（閻生）你想的倒不錯、但是你的運氣不好、（乙）怎麼呢、（閻生）你那鄉黨、偏不遇幸、把官丟了、（乙）怎麼他把官丟了、（閻生）他那人、太沒出息、不會作官、皇太后所以不要他了、你再不要胡思亂想、快受你的笨苦去罷、（乙）我家中還有八十歲的老母、只望提鬍子、如何

養得住嗎、(閻生)既是這樣、我送你十兩銀子、你拿上回去罷、(乙叩頭介白)這就感恩不盡了、(閻生)真可笑也、「唱」白衣角巾人不取。龍門山水似畫圖。笑介下乙「夥計你看」這命、偏妙的那人、就把官丟了、(甲)我看看風乾頭、就沒福氣、走、可提碓子走、(同下)

第九回 洪公使出洋逢俠女 傅彩雲拜師學德文

「洪生大丑傅旦家丁坐洋船同上洪生唱」待詔龍節度西溟。又捧天書問北庭。神禹久思窮亥步。孔融真遣接丁零。「傅旦唱」遙知汎極雙旌駐。應見神妙一髮青。直待舟車通絕域。歸來屢蹕禪云亭。(大丑)咱們自出了吳淞口、風平浪靜、經過了香港、新加坡、這些繁華市場、見了許多新奇事物、眼界較從前擴大得多了、(洪生)現在已經入了紅海、離蘇彝士河不大遠了、(傅旦)我這幾日、總是頭暈眼花、口裏又想嘔吐、這是甚麼原故、(洪生)初次坐輪船、都是這個樣兒、我也覺得有點不舒服、(內喊介)這一等船艙裏、外國人要戲法呢、熱鬧的很、(洪生)噯呀、好煩悶、咱們往那船艙看熱鬧走、(大丑)正好、(同下開幕介旁懸一牌上寫俄國博士畢葉先生之神術)畢業在旁正立三個中國人坐在正中閉眼如睡着旁立一西洋豔裝女子及三四位西洋人參看介生丑且雜四人同上內有西洋人白)支那出使俄國的公使也看也了、

畢）大人便是往敵國的公使洪大人嗎、（洪生）不敢、失敬了、（畢）今天看着大家煩悶、因此顯醜、只笑了、我這法術、能驅使人的魂靈、教他服從我的命令、醒來以後、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是電學和生理學的作用、也並不希奇、大人你瞧、我怎麼他便怎麼、（畢作伏起狀三人同起介畢伸手介三人伸手介）舉手介三人舉手介畢踢腳介三人踢腳介畢打拳一套三人同打拳一套衆笑介畢握手介又畢昂首吐舌拍手介三人亦如是介衆笑介畢握手介）呀呀呀、三人忽坐介漫張口介眼睜介醒介四面看介衆笑介三人白）你們都笑甚麼呢、畢握手介白）他們笑我呀、你們這一覺（音效）睡得好三人白）怎麼不覺得就睡着了（畢）你們既渴睡、便在船艙裡頭睡去罷、（三人白）也好、（三人同下）大人、你看我這法術好不好、（洪生丑同）佩服佩服、（傅旦）我總有點不信、這三個人、都是中國人、安知不是他買通的呢、（大丑）太太實在聰明、我也是這樣猜疑、（洪生）是的、着我將他問一下、畢葉先生、你這法術、固然奇妙、我還不能無疑、畢）有甚麼可疑處、（洪生）這三個人總和你老先生有甚麼牽連、（畢）這都是你們中國人、我和他有甚麼牽連（洪生）正惟是中國人、我才加疑、安知不是一向買通的、（畢）我也是個醫學博士、怎能明目張胆的謊人、這也是科學之一端、還是意大利人發明的、兄弟

不過拾其餘緒耳、大人未孕、太應不起人了、(洪生)老先生這等法術、無論何人、都可用嗎、(畢)就是大人、我也能用得上、不過你是敵國公使、我特別尊重、不敢用就是了、(洪生)我在这裏、隨意指出一個人、先生如果能用、我才真心佩服呢、(畢暗白)就是這些人、你隨便指出就是了、(洪生暗指西女介白)就給他上、(畢)這有何難、呀呀呀、(西女猛發癡介)大人你坐在這裡、管保他與你鞠躬、撥茶、送點心、就是了、(畢指介西女向洪生鞠躬介)撥茶介送點心介衆笑介拍手介握手介船主忙上白)畢葉、你曉得這女郎是誰、這是咱們國中赫赫有名的那夏麗雅、通幾國的語言、學問識見極其高尚、又是虛無禿的中堅分子、你怎麼敢拿他鬧這個頑藝兒、畢大驚坐地白)怎麼創下這個爛子、(忙起白)此人醒來、萬萬不敢說這閒話、請大家同守秘密、(脫帽三鞠躬介)大家早點退後、(衆回下)大人你們也退後、(洪生且丑雞回下畢)呀呀、(畢忙下西女漫醒介白)我怎麼坐在這裏了、方才正看戲法兒、戲法兒也完了、人也散了、(起介)西洋人上白)夏姑娘你方才過去的事、可曾曉得、(西女)曉得甚麼(西洋人)畢葉方才把姑娘驚落了一會子、(西女)怪道、他要拿我耍戲法、好不氣、(西洋人)其實還不在畢葉、(西女)存誰呵、(西洋人)就是中國那個欽差、他指定要拿姑娘試驗、你

從此又給那人鞠躬、擗茶、送點心、鬧了多少過場、你全然還不曉得、(下西女)曖、好不氣也、「唱」大公使竟敢奚落我。我和你便要起交涉。俺本是女界中英雄一個。管保你今日裏命見閻羅。「下洪生傅旦大丑雜同」洪生唱「一路上經見了多少奇事。」傅旦唱「天地大怪事多目眩神迷。」(洪生)這真希奇、(大丑)聽說他把這個人的魂靈、能換在那個人身上、今天害怕那個女郎、將那一套兒、還沒試驗、「西女簾內唱」今日裏遭奇辱十分掃興。「上」中國人欺侮我好沒來由。上船來將公使一把拏定。「(搵洪生介)我教你一霎時要喪殘生。」(四人同打戰介西女白)我和你平日無冤、往日無仇、今天青眉白眼、你教人奚落我、你可打聽你姑娘的英名、却不是好惹的、你還是一位欽差、竟然這樣胡鬧、怪到人說、你們中國人、官越大、品格越低、你姑娘和你這混蛋、犯不着講理、今天教你們知道你姑娘的厲害就是了、「(取手槍介)你雖這是個甚麼東西、你從前領過這教不會、「(生丑軟坐傅旦忙拉西女臂跪介傅旦唱)呵、我的姐姐呀、請姐姐收槍莫動氣。「(丑)我的天、外國這女子、怎麼這樣害怕、「(傅旦唱)這件事我們不明晰。華葉逢場要作戲。大眾一旁動猜疑。洪公使本來無別意。只恐華葉將我欺。因此無心便指你。他並不會說詳悉。便用法術當場戲。誰料姐姐動殺機。「(西女唱)你

是女兒有志氣。我怎肯當場將你欺。稠人之中開玩戲。難到姑娘無面皮。(大丑)今天這不關我們的事、這怪貴國畢先生、要照他的神通、我們是看客、你何必與我們公使爲難嗎、洪生)我不過多說句話、請他再演、並莫指定姑娘、(西女)我調查得明白、你不指我、他爲何不致別個演、傅旦)我家老爺、並不認得姑娘是誰、畢先生和你同國、深知姑娘的根底、倘若畢先生略略慎重、不肯去演、難道我們還強他不成、這事還是畢先生的不是多、姐姐你且細想、(船主上)引船中人聲鬧。上前問根苗。(大丑)船主質克到了、質先生你快來解勸解勸、批評批評、(西女)質克、你來幹甚麼、(船主)我正要問你、你倒問起我來、密斯你的性情怎麼這樣執拗、我在那船上、那樣奉勸、你總是不聽、鬧出事來、我這船主、怎取得囉手嗎、(西女)船主、難道我遠問錯了嗎、(船主)密斯、你聽我說、這是洪大人固有不是、畢先生更是不該、但是畢先生並不認得、洪大人更不待說了、況且他是我們南國的公使、爲這點小事、逞你一氣之勇、鬧出國際交涉、於貴國聲譽、也有礙、又在我的船上、我爲何撥營得起、這樣強硬手段、我也決不容許、說是你將這東西先給我、(傅介介)丑)呵呵呵、一拂頭水、傅旦)起介(西女)要照你說難道白罷不成、(船主)自然不能便宜他、依我之見、現在貴黨羅索

十分困難、致公使給貴黨捐一筆款、豈不好嗎、就是畢先生雖然沒錢、他和你是同國、着他給貴黨出点力、他必然是樂從的、洪公使拿錢贖罪、畢先生將功折罪、姑娘不特洗了恥辱、還要增加榮譽、我們也樂得沒事、豈非萬全之策嗎、(傅旦)船主的話、我們老爺、一定依從、姐姐你讓一條路罷、(西女)那就便宜了他、我這是看着你的情面、爲着本黨的活動、却不是爲個人、你去問他、究竟能捐多少、(船主看傅旦介傅旦看生介生指西女介傅旦)這個請姐姐主張罷、(西女)本黨新近運動一事、要用一萬馬克、叫他擔任就是了、(船主看傅旦傅旦看洪生介洪生)他的話、我不大懂、究竟要捐多少、(傅旦暗白)給他還是多說五千、(伸五指介)老爺、人家教捐一萬五千馬克呢、(洪生)怎麼要這些款、你看一萬馬克行不行、(傅旦)我儘着說、只要一萬馬克能下去、那便好了、(洪生)你說去、(傅旦)我家老爺、說這捐款、怎能論多少、就照姐姐說的那數目、捐了就是了、(船主)一萬馬克、(西女)那便不說了、(傅旦)老爺、就照此數了事、(伸一指介洪生)謝天謝地、(大丑)把我幾乎嚇死了、一半萬馬克、是個小事、(西女)嫂夫人、今天你老爺這命、是你救下的、(傅旦)那是姐姐的恩典、我怎能救他的命、(西女)你不曉得、我到你這船上來的時候、恨不得見面便搦他一下、

及至見了嫂夫人、氣便消了大半、再聽嫂夫人講的話、入情入理、所以氣消了許多、才有這
 個好結果、(傅旦)咱姊妹二人、總是有緣、請問姐姐、你是俄國人、怎麼講我們中國話、還
 很好聽、(西女)我豈但會說你們中國話、就是你們中國那駢散文字、和古近體詩歌、我也能
 作幾句、(大丑)這比我還強、(傅旦)姐姐你共總通幾國語言、(西女)我們本國語言、不上算
 、此外通六國語言(大丑)這憑耍舌頭呢、(傅旦)姐姐、你看我學那國的語言好、(西女)還是
 德文好、就是在敵國、德文也是適用的、(船主)密斯你把這門生收了罷。(大丑)明明是門
 旦、怎麼叫門生呢、(西女)照嫂夫人這樣聰明、就在這船上、每日與你教兩三點鐘、投到敵
 國、管保甚麼應酬話、都會說、多少還能學點文法、(傅旦)如此我先拜過先生了、(大丑)明
 明是先旦、怎麼叫先生呢、(傅旦)門生情願學德語。(叩頭介)船上我先拜老師。傅生)既然
 受課、每月送多少修金、也得講明、(傅旦)是了、質先生每月送多少修金、(船主)依我說、
 你每月送八十馬克的修金、就很冠冕了、我以後給他知會一下、就是了、(西女)如此你隨我
 上課也、「唱」第一課須先認字母。以後逐漸通文詞。(同下)

第十回

光緒帝華年憂國事

翁師傅書房論人才

「光生帶內侍上唱」南書房研經史十有餘載。多虧那翁師傅開鑿胸懷。我國家太腐敗須要更改。圖自強免不了與學育才。(白)自朕登極以來、十有四載。只因年幼學淺、每日事奉翁師傅、以在南書房讀書、一切國政、全由太后處理、從此得以專心爲學、但是慈安太后升天、慈禧太后秉政、(滾白)嗚嗚嗚自從慈禧太后秉政以來、內政不修、外交不講、宦官專權、奸臣跋扈、前年又創修頤和園、耗費帑銀三千萬兩、竟將海軍費、使用淨盡、因此海軍經費、浮濫報銷、有名無實、將來朕躬秉政、國防腐敗、只說外患一起、朕怎能防禦也、「唱」慈禧后秉國鈞斫喪元氣。頤和園糜巨款真個可惜。海軍費拋棄在無用之地。把國防竟全然閉口不提。倘一朝有外患怎生辦理。想起來真教人五內傷悲。「翁生上唱」會試場放了榜心中歡喜。有一位新人才能識時宜。回書房見皇上面帶愁意。年紀長漸發生憂國問題。(進門介小生)師傅回來了、請坐、(翁生)有坐、(揖介)免禮了、(同坐介光生)師傅今天回來得甚晚、(翁生)今年會試場、我是正主考、今天放榜、所以回來得晚了、笑介光生)師傅、今日回來、笑容可掬、有甚麼喜事、(翁生)本來八股取士、流弊太多、實學難得、這一科的進士、好在還得了一個真才、所以我很高興、不枉當了這回主考、(光生驚白)此人是誰、(翁生)不是別

個、便是康有爲、（光生）此人是廣東南海縣人、我也聽得他是很有學識的、（翁生）是呵、可見師傅這眼睛、總還不錯、太后不久便要歸政、皇上秉政的時候、總要重用此人、想維新自強、除却此人、再莫有第二個、（光生）師傅你瞧、我這日記本子、已經將此人記下了、（翁生）皇上真個聰明、你說能見到此、我今就不能不說幾句、有關痛癢的話、（光生）師傅有甚麼要緊話、（翁生）嚶、這個、（光生）我每日晚上寫大字、你將墨研下了沒有、（翁生）還不曾研成、（光生）你快與我研去罷、（光生）師傅請講、（翁生）將來皇上秉政、倘受制於太后、便是庸主、（光生）那當真是庸主、（翁生）、倘受制於滿人、便是昏主、（光生）那當真是昏主、（翁生）內不受制於太后、外不受制於滿人、又能實行變法、力圖自強、才算是英主、（光生）呵呵呵、這法從何處下手、（翁生）廢八股、興學校、是今日最急之務、若果致力改革、方能成中興之業、（光生）謹受教了、（唱）師傅講話真扼要。（叩頭介）從今後這話要記牢。（雜）太后有命、明日與皇上請假一日、（光生）甚麼事、（雜）說是明天、給皇上選擇皇后和妃子、故而請假、（光生）那要我幹甚麼、（翁生）皇上那知、這選后妃向例、由太后和皇上、共同挑檢、這是最要緊的事、請一天假、倒也不妨、（光生）師傅明天便請假一日、（揖介翁生）准假一

日、「光生唱」請假一日回宮禁。「翁生唱」選后應該要小心。(同下)

第十一回 冲幼主宮中選皇后 李蓮英兄妹起野心

「瑾且珍且同上 珍且唱」隨着父親入宮禁。杏臉含羞柳眉顰。「瑾且唱」爲只爲皇上選妃嬪。到宮門只覺羞殺人。「長生上唱」一雙女賦性最莊謹。進宮去格外要小心。(白)禮部侍郎長叙、皇上今年一十八歲、將成大禮、既選皇后、又擇妃嬪、因此傳集旗籍成年女子入宮、以備採擇、本侍郎這兩個姑娘、或者還能中選、璽璠女兒、珍珠女兒、(二旦同)爹爹、(長生)此番進宮、不比尋常、總要小心、(二旦同)我們和皇上還是一塊兒要過的、(生)那更好了、「生唱」此番進宮要謹慎。若被選便作人上人。「(下)桂淨引少旦上桂淨唱」皇帝大婚日期近。因此定期選宮人。(白)慈禧太后的胞弟、副都統、桂祥、本都統、係太后的胞弟、我這姑娘、自然是太后的姪女了、從前太后曾對我說過。要指定小女爲皇后、今天照例挑選、也是個樣子、正宮一定是我女兒佔了、葉赫姑娘、說是你隨着父來、「葉且唱」太后本是親姑母。愛我真如掌上珠。(同下)「李丑上唱」皇上今日選妃嬪。先與妹妹開竅門。(白)內廷太監大總管李蓮英、從前本總管將我那小妹妹李雲英、引入大內、伺候太后、太后非常親愛、每日同吃

同坐同遊玩、這就算榮幸萬分、但是這個孩子、在皇上身上、總不會用心眼兒、今天皇上擇配、不免給妹妹把這窻點一下、雲英妹妹、雲英妹妹、這在那兒幹甚麼呢、還曉不來、（嘯介、雲旦忙上白）哥哥、你怎麼嚇妹妹的皮呢、（李丑）妹妹、你怎麼給哥下的這字眼子呢、（雲旦）你方才悄悄兒悄悄兒的、是甚麼意思、（李丑）妹妹、哥哥把你叫不答應、又恐怕太后聽見、所以陪地裡悄悄了一啗、哥哥怎能悄悄你的皮嗎、（雲旦）那就是了、妹妹常常看見大內裡頭、這太監把那宮娥、給背眼處叫的時候、就是這樣悄悄兒悄悄兒的、所以我當你給妹妹也上這一手兒呢、（李丑）妹妹這一手兒、哥給那宮娥上去罷了、怎能給你上呢、（雲旦）饒、從前榮祿在宮裏籌辦國喪、竟然給一個宮娥、上了這一手兒、不料教太后聽見、把兩個居然擱住、幾乎鬧出大事、好在把那事暗暗的搗滅了、哥哥、這一晚上、你悄悄兒的聽、這裡也悄悄兒、那裏也悄悄兒、和警察吹的那哨子一樣、人莫聽慣、還當宮中乾柴見火焉有不燒、恐怕發生火警警號吹起來了、因此我聽哥哥悄悄兒的一下、妹妹便大大的吃了一驚、（李丑）妹妹、再不敢胡說、榮祿現在又帶起了、這是非話、萬不敢說、我問你鎮日價幹甚麼呢、（雲旦）服侍太后呢、（李丑）你純服侍太后呢、哥才能服侍到太后的心上、你拿甚麼服侍呢、（雲旦）呵、太后疼愛

我的很很、把我總叫大姑娘、連名子都捨不得叫、(李丑)你看這個孩子癡眉癡腦的、總是不開眼兒、太后疼你、得勝皇上愛你嗎、你看皇上現在他給他擇配、妹妹你難道不給你打主意嗎、(雲旦)這件事情、還讓哥作主罷、(李丑)你看癡不癡、我將你介紹在內廷、是教妹妹自己作主的、(雲旦)妹妹自己怎麼作主呵、(李丑)你也再莫別的方法、就是日每要在皇上身上用工夫呢、(雲旦)哥哥、我聽得用工夫、日每拔筋呢、撐架子呢、都是在自己身用工夫、你怎麼說在皇上的身上用工夫、那還是硬了工夫嗎、軟工夫呢、(李丑)癢癢、越說越癢了、孩子、你教哥哥給你揭的明明不成、你聽、皇上每日要在太后宮中間安、往往來的甚早、太后還不得起來、就是起來、你給皇上說莫起來、自然皇上仍在外庭恭候、不敢進去、妹妹這便是你用工夫的時候、(雲旦)這工夫究竟怎樣用呢、(李丑)那時你便陪的笑着、掇一隻小椅、教皇上坐下、再打杯茶、恭恭敬敬的親手奉於皇上、倘若時間略長一點、皇上也愛吃旱烟、我那兒有湘妃竹筒子、牙骨嘴子、三尺來長的旱烟袋、取來裝上一袋蟠桃香烟、做手兒點着、皇上一定歡喜、妹妹再使上點眼色、聯一點感情、皇上問甚麼話、你便親親熱熱、奚奚落落、連笑帶說的奉承、如此一日兩、兩日三、便鬧熟了、皇上若看你一眼、你便看他兩

眼半、若看你兩眼、你便和他弔線、到光線交在一起、你便上那一手兒、哨兒一下、警察哨子一吹、宮裡那空房子多着呢、(旦羞介)你不該害臊、那時後宮裡頭、妹妹當然要佔一席、生得一男半子、若登了龍位、妹妹便和慈禧皇后一樣、要殺便殺、要斬便斬、哥哥也在這總理衙門、軍機處、行走行走、免得多說一句話、教閣敬銘那個老賊、便要拿祖制啞我、哥哥那時走到街頭、人說老國舅過來了、也給哥哥吐吐氣、把這內官子的皮脫了、妹妹你聽明白了不會、(雲旦)我倒明白了、但是這些話前幾年、爲何不早說呢、(李丑)前幾年皇上還年紀小、所以我教你、儘看將太后把結、先將根子插穩、如今皇上已經十八歲了、正是時候、妹妹還要積極的進行、這個機會、萬不可錯過、(雲旦)已經趕不上了、(李丑)怎麼趕不上呢、(雲旦)刻下便要挑選、那名冊上、並沒有我的名子、(丑)妹妹、你又錯了、今天這是法定的不比平常選宮女、平常選宮女人都避呢、這是選三宮、人都爭呢、一個正宮、一個東宮、一個西宮、都非旗人女子不可、(雲旦)那便沒有漢人女子的位置呵、(李丑)妹妹、你不曉得、這三宮以外、皇上看上那個便封那個、却不拘滿漢人等、況且他門都是大足騰騰、妹妹這樣弓鞋鳳頭、嫋嫋婷婷倒還特別、容易得寵、只要你將工夫用到那相當的程度、皇上自然施你

格外的恩典、封你額外的貴妃、這却十平八穩、妹妹總要記下、(雲旦)記下了、(雜)稟總管選的那些閨秀都到齊了、(李丑)這就是了、(跪介)請太后皇上同到內殿、(西旦)小生同上雲旦扶西旦介西旦唱「今日要行選后禮。同登便殿看仔悉。」(光生唱)奉國母同到內殿裏。只要貞靜室家宜。(光生)還請皇后睿鑒才好、(西旦)你也替我留一點心、(雲旦)那個自然、這忙我總給皇上和皇太后能幫得上、(西旦)好呵、(唱)選擇全權托付你。(坐介)照名冊依次先點齊。(雲旦)遵旨、(取名冊介)我照這名冊、把他先顧一下、我今天連點兵一樣、一個一個兒、先照量一下、(李丑)妹妹你照冊子唱名、我將他們望進引(雲旦)各位小姐、都聽名着、(丑)都小心聽自己的名着、不要把終身的幸福攔攔了、(雲旦)榮家大姑娘榮鍾蓮(李丑)榮鍾蓮姑娘忙望上走、(甲旦)上走介丑)我的天爺、這和榮祿那樣子差不多、(雲旦)姑娘你十幾歲咧、(甲旦)我才二十四歲了、(雲旦)怪道恁粗恁壯、這才是三八佳人、快往上走、教太后先把你照量一下(李丑)一跪三叩首、(叩首介西旦唱)這個姑娘不中選。擁腫拙笨不雅觀。(李丑)你且下去、(下雲旦)大概不中選、(看冊介)穆家二姑娘穆麗雲、(李丑)穆麗雲姑娘、快往上走、(乙旦)上走介丑)這像不够尺寸、(雲旦)你十幾歲了、(乙旦)我十八歲了、(雲旦)

你怎麼這樣窈窕、簡直才離了地咧、你還麗雲呢、這才是二九淑女、快皇上走教皇上把你也賞鑒一下、(李丑)一跪三叩首、(叩介西旦唱)這個姑娘太屈短。心想被選難上難。(李丑)你且下去、(雲旦)這也無事了、看冊介)長家大小姐瑩瑩、二小姐珍珠、(李丑)瑩瑩珍珠一齊皇上走(珍旦環旦同上李丑)一個賽過一個都是繚包包、(雲旦)這才是一對兒天仙、皇上一定能看中、請皇上走、(李丑)一跪三叩首、(叩介光生唱)他原是小時好夥伴。彼此相對兩無言。(雲旦)皇上看中了、(西旦)你看這姊妹兩個怎麼樣、(光生)倒還不錯(雲旦)不錯了便差不多(李丑)你姊妹二人且退後、(同下雲旦看冊介白)桂家姑娘葉嚳(李丑)葉嚳姑娘、請往上去、(葉旦上走介李丑)這才是生就的皇后胎子、(雲旦)你漫漫的走、好在太后皇上都熟識人、(李丑)一跪三叩首、(叩介西旦)我一見姪女開笑臉。(笑介)端莊流麗比天仙。轉面來我把皇兒喚。葉嚳真是女英賢。(光生)也好、(雲旦)好了當然要坐正宮。(李丑)請你暫時退後、(下西旦)大姑娘你看這些閨秀、那個可以中選、(雲旦)第一個不待說便是葉嚳姑娘(西旦)大姑娘到底聰明、一下就說到我的心上了、其次呢、(雲旦)其次便是長家這姊妹兩個(西旦)也不錯、(光生暗白)竟然將他姊妹、擱在其次裏頭了、(西旦)你看怎麼樣、(光生)聖

母的誠見極高、孩兒無不遵命、(西旦)如此葉嚇便冊封爲皇后、曠番冊封爲曠妃、珍珠冊封爲珍妃、着禮部擬大婚禮、選大婚日期、速速具奏、欽此、(光生)如此孩兒叩謝大恩了、
 「唱」感謝聖母籌婚禮。(叩頭介)高恩厚德與天齊。(西旦)禮部從速擬典禮。大婚先要擇吉期。
 。(雲且扶西旦同光生下、)

第十二回

畢葉氏結交洪公使

瓦德西託賣中俄圖

「瓦生西洋裝持捲子上唱」德意志聯邦威名壯。蓄意雄霸大西洋。帝國主義正膨漲。我等軍人要自強。(白)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昨日在軍政部聽說、中國派來德俄等國使臣洪鈞、前天已經到了本國、謁見皇帝、因此有俄國一位同學、拿着一副中俄交界地圖、畫的十分精緻、託我在洪公使處、將這圖轉賣、是我言道、洪公使爲弟並不認識、不便前往那同學、迫於經濟、言說你那官級、總够得上和他交涉、再不能轉託一位認識公使的人、和他商確、亦無不可、我也只好答應、聽說俄國畢葉博士、這回與洪公使同船到此、他們很交好的、今日不免持圖前往、託畢先生拿去、一言未罷、畢先生來矣、「畢上唱」風雲交換海濤緊。和公使一同到柏林。前邊有人行將近。看來原是瓦將軍。(瓦生)那是畢先生、(畢)原是瓦將軍

(瓦生)仁兄幾時來到柏林、(畢)前天到此、(瓦生)從那裡來、(畢)爲弟由中國上海起程、一路和咱們兩國的公使洪文卿同船來到貴國、(瓦生)爲弟也聽得人說、你老兄、洪公使很要好的、(畢)你想同坐一船、飄洋過海、日每暢談、自然就熟成了、漫說是公使、就是他那如夫人傅彩雲、和我也日每談話、絲毫也不客氣、(瓦生)仁兄這一回豈不是又交了一位女朋友嗎、(畢)他並不是和我講交情、因爲他在船上、請夏麗雅給他教德語、所以和我喜歡拿貴國的語言談話、意在練習德文、此人也極聰明、現在貴國的甚麼話、他都會說、簡直能給公使當翻譯了、(瓦生)此人這樣聰明、相貌怎麼樣呢、(畢)說起相貌、更是出色、他雖係黃色民族、倒比我們白色民族、還漂亮、你若見他、便曉得我們西洋女子那金絲頭髮藍眼睛不好看了、(武生)他還是中華的國色、以後有機會、總要賞識賞識、(畢)仁兄此刻向那裡去、(武生)爲弟正要拜訪、偏妙就遇見了、(畢)該沒有要緊的事罷、(瓦生)有位朋友、還是貴國人、是個地理學家、他畫了一幅中俄交界圖、把貴國和中國的交界、畫的最詳悉、此圖畫就交付貴國政府寶藏、他如今窮了、心想將這圖的稿底子賣了、但是別人用不着、若到洪公使手中、便很值錢的、(畢)此圖現在何處、(瓦生)爲弟便隨手帶着呢、請仁兄觀看、(畢)這樣精

級、不曉他想賣多少、(瓦生)他爲救急、一千也不多、八百也不少、但是總要密秘、不要教你們貴國政府曉得了、(畢)爲弟曉得、如此我便將圖帶上、到中國使館、着洪公使看了再說罷、(瓦生)好極了、拜託拜託、(畢)請了、「唱」這圖頗有大關係。帶往使館看詳悉。「瓦生唱」聽得他平日講地理。見此圖必買更無疑。(分下)

第十三回 乾清宮光緒成大禮 頤和園落成起微波

「李丑上唱」皇上今日成大禮。滿漢官員要站齊。(白)下邊聽旨、今乃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皇帝舉行大婚吉辰、着照禮部擬具典禮準備、所有諸王大臣以及滿漢執事官員人等、一律在殿下等候欽此、(內)遵旨、(下)禮官上甲)行大婚理、(乙)執事者各執其事、(甲)行冊封禮、(乙)司冊寶者奉冊寶、隨皇帝御太和殿、(丙)捧盤上丑隨光生上甲)肅靜、盥洗、(洗介)一整冠、(光生扶帽介)整衣、(光生拂衣介)詣太和殿前、(同)下開幕介四內儀杖左右立介二禮官上左右立介丙奉盤上旁立介、丑隨光生登殿介甲)行齋冊寶禮、(乙)齋冊寶者就位、(滿生上乙)跪、(慶生跪介甲)皇帝閱冊寶、(乙)奉冊寶、(丙)呈盤介光生看介甲)齋冊寶、(丑)茲派親王奕劻爲正使、恭奉冊寶、冊封葉赫拉那氏爲皇后欽此、(滿生)遵旨、(丑)付冊

介乙一詣皇后寓邸（慶生奉下甲）封皇后尊親、（乙）受封者就位、（淨旦同上乙）跪、（同跪介甲）宣旨、（李丑）茲封皇后父親桂祥爲承恩公皇后母親宗室氏爲一品夫人欽此、（淨旦同）萬歲、（起介下甲）齋皇妃冊印、（乙）齋冊印者就位、（容生上）跪、（跪介甲）皇帝閱冊印、（乙）奉冊印、（丙呈介小生看介甲）齋冊印、（李丑）茲派貝勒載容爲正使、恭奉冊印、詣皇妃寓邸、冊封瑾璽爲瑾妃、珍珠爲珍妃、欽此、（容生）遵旨、（丑付二冊介乙）詣二妃寓邸、（容生奉下甲）行迎后禮、（乙）迎后者就位、（勤生上）跪、（跪介丑）茲派該貝勒奉旨、隨同儀衛鳳輿、恭迎皇后、由大清中門行御道進宮、欽此、（勤生）遵旨、（甲）傳御旨、（丙呈旨介）批御旨、（光生執筆批介）奉御旨、（丑付旨介起介）詣皇后寓邸、（勤生奉下甲）行延妃禮、（乙）延妃者就位、（子生上）跪、（跪介丑）茲派該貝子奉上諭、隨同四人、肩輿恭延瑾妃珍妃由大清東西偏門進宮欽此、（子生）遵旨、（甲）傳上諭、（丙呈介）批上諭、（光生批介）奉上諭、（丑付帖介起介）詣二妃寓邸、（子生奉下甲）行合巹禮、（乙）司杯盞者捧杯盞、詣坤寧宮、（同下二李生上甲）皇后鳳輿由大清中門、行御道詣乾清宮、（鳳輿上場繞介甲）鳳輿至乾清宮、皇后降輿、（鳳輿停介甲）恭扶皇后降輿、（乙）扶后者至鳳輿前、（二宮娥扶后下輿介甲）扶

皇后詣坤寧宮、(同下開幕介光生上坐介二禮官上甲)皇后謝冊封、(乙)扶皇后入宮謝恩、(扶后上)跪、叩首、興、(甲)皇帝皇后交拜、(乙)跪、叩首、興、(甲)奉觴盞、(丙)持盤杯上乙)皇后奉觴、后舉杯介(皇帝接觴、(飲介)皇帝賜盞、(光生舉杯介)皇后接盞、(飲介)排宴、(同坐介)奏樂、(甲)二貴妃行謁上禮、(乙)皇后帶領進謁、(后下引二旦上)跪、叩首、叩首、叩首、興、(甲)皇后就位、(上坐介)二妃拜謁皇后、(乙)跪、叩首、興、二妃奉觴、(二旦舉觴上奉生旦介甲)禮成、恭謁皇太后、(乙)皇帝率皇后貴妃升龍龕鳳輿、詣頤和園、(同下丑上白)下邊聽旨、各王大臣及滿漢執事官員、均在便殿賜宴、明日辰刻再行朝賀、欽此、(內)萬歲、(丑下福旦上唱)頤和園見太后勉強言笑。與皇上過大婚又在今朝。我有心回醇邸免生煩惱。又恐怕皇太后氣上心苗。也只好隨衆人東顛西倒。親生兒作皇帝反多半駭。(雲旦上唱)頤和園落成開酒宴。光緒帝大婚動朝班。(白)福晉我先向你恭喜、(福旦)你不給太后道喜去、給我道的甚麼喜、(雲旦)好我的福晉呢、你是醇王的夫人、太后的親胞妹、皇上的親生母、今日皇上下大婚、不給你恭喜、都給誰恭喜呢、(福旦)兒子給人過了繼、就

算不得自己的兒子、皇上下大婚、於我有何關係、(雲旦)福晉你也太客氣了、(丑上白)今天頤

和園落成、又值皇帝大婚、這才熱鬧破了、妹妹稟太后、皇上皇后二妃都進園子來了、(開幕介西旦上坐介二禮官上甲)恭謁皇太后、(乙)皇帝率皇后二妃、詣樂春壽堂正殿、(光生三旦宮娥同上)就位、跪、叩首、叩首、叩首、與、排宴、皇帝皇后奉觴、(生旦舉酒杯介)二妃奉觴、二妃舉杯進介)皇帝皇后就坐、禮成、(二禮官下西旦)皇兒這邊坐、姪女這邊坐、(同坐介福旦)福晉與太后皇上叩喜、(叩頭介西旦)少禮了、(丑雲旦同)奴婢也叩喜、(叩頭介二妃斟酒西旦)大姑娘你那漢裝小腳、不耐久立、也坐在旁邊罷、(雲旦)這便不恭了、(坐介丑)我妹妹比他這貴妃還要的大、簡直陪起皇后來了、(福旦看白)變覆屐、我是太后的親胸妹、況且又是皇上的生身母、太后也不肯賜坐、竟然命李姑娘陪坐、好不氣殺人了、(唱)酒宴前不覺氣如湧。(二妃酌酒介)太后處事大無情。(雲旦酌酒介)我的兒入宮承大統。本生母怎能不尊崇。况且今日宮闈定。大婚禮驚動滿城中。不賜坐位不奉請。站在一旁亂奉承。李姑娘身分居何等。坦然侍宴坐當廷。越思越想越心痛。這喜筵歡的我淚珠填胸。(西旦唱)頤和園工程新奠定。大婚之日便落成。醇王福晉你聽命。(福旦)太后、(西旦唱)也坐一旁陪兩宮。(白)福晉你也坐在一旁、(福旦)賤妾不敢坐、(西旦)曉得你不敢坐、今天並不是

爲你賜坐、(福旦)爲那個賜坐、(西旦)只因李大姑娘、漢裝小腳、不能久立、他既坐下了、所以才命你來坐、(福旦)呵呵呵、(滾白)今天也不要說我是太后的親胞妹、皇上的親生母、就拿上親王福晉的這個資格、也不應該託奴婢的洪福、才得賜坐、想起來好不傷心也。「唱」那姑娘穩坐着巍巍不動。還教我坐一旁要看上情。假意兒手抱腹權時裝病。(抱腹介)却怎麼一霎時肚裏發疼。(白)發呀、這樣難受、(雲旦)怎麼樣了、(福旦)一霎時腹內疼痛、實難忍耐、(雲白)稟太后、福晉忽然害肚裡疼、(西旦)如此你在下邊少睡片時罷、(福旦)太后恩寬、「唱」我腹中那裡有疾病。權藉此退出這大廷。「下西旦唱」酒席筵前忽生病。緣何偏害肚裡疼。(白)酒宴已畢、你們回宮去罷、(同下)

第十四回 傅彩雲浪游德意志 洪公使重翻交界圖

「門外懸牌上書(大清國公使館)六字懸龍旗一對洪生上唱」在使館鎖日閒消閒無事。閱元史考地理仍然著書。想出遊要譚譯便覺無趣。倒不如在使館校勘地圖。「坐介取圖看介花旦披兜蓬上唱」今日裡遊公園頗覺有趣。有郁亨和維亞同伴馳驅。回到了公使館登樓徐步。(作上樓狀)問阿福你老爺在家與無。(白)阿福、(雜)太太回來了、(傅旦)老爺出門不會、(雜)老

靠書樓上呢、(傅旦唱)揭湘簾偷眼兒往內一顧。(揭簾介)只見他堆羣書翻閱地圖。(洪生)你才回來了、(傅旦)莫非嫌我回來得遲了。(洪生)今天算爭氣還回來得早、人出遠門、都怕浪蕩了、這一次出洋、我這上幾歲倒不要緊、簡直把你這小孩子浪蕩了(傅旦)怎見得呢、(洪生)每日早八鐘出門、非到晚上十鐘戲落臺總不回來、多虧晚上沒人收拾你有人收拾你、還能整夜間不回來、(傅旦)你把我說的真個還能在外前過夜嗎、(洪生)白天也就够了、(傅旦)你走到外國了、也在這公園戲場、流覽流覽、怎麼鎮日間總是翻書本兒、難道不嫌寂寞嗎、(洪生)太太既不在家、也沒人給我破悶、我也只好翻書本兒、(傅旦)你再不要給我說話了、待我瞧你看的甚麼書、(看介)才是元史地理、怪道你一天到晚、口裏咕啞咕啞的、又是對音、又是合聲、就是鬧這個玩藝兒、連門兒也不出、把多少熱鬧都担擱了、(洪生)你多少還學了幾句德語、出了門和人還能搭上談話、我一句話不能說、動彈就要翻譯、很不便利、所以我除却大會公宴、這些公園戰場、全然都不愛去、(傅旦)柏林這名勝地方、我這多日、已經遊玩的差不多了、(洪生)你今天往那裡去來、(傅旦)今天我在締爾花園、遊了一回、那個地方真不多見、(洪生)你和誰一塊去來、(傅旦)一個是郁亨夫人、(洪生)就是德國宰相畢斯麥

的夫人嗎、(傅旦)正是他、還有一位維亞夫人、我還不大熟、年紀五十多歲、好像是三十歲的樣子、實是難得、(雜)畢先生到了、(傅旦)熟人、(洪生)請上來罷(雜)請畢先生、(畢上引)樓高三十丈、人在最上頭、(上介進門介生旦同)畢先生又來了、(握手介)請坐、(同坐介)今天還拿的甚麼東西、(畢)原是一幅地圖、(傅旦)都是地理學家、畢)就是敝國和貴國的交界圖、(洪生)待我瞧瞧、(傅旦)到底是地理學家、見了地圖、就着了急咧(生畢同看介) (洪生)這圖繪得很精緻、(畢)這測量很準的、(洪生)這紅線就是交界嗎、(畢)不錯、(洪生)這界線究竟進不準、(畢)繪這圖的人、是個地理名家(傅旦)那裡這些地理名家來、(畢)他還是奉政府命令畫的、焉有不準之理、(洪生)怎麼這圖流落在外邊了、(畢)這是當時稿本、清本敝國政府已經收藏、秘密萬分、(洪生)如此、請將此圖暫留弟處、待我參考參考、(畢)此人如今窮了、要賣此圖、大人將他買下就是了、(洪生)價值若干、(洪旦)那破爛紙片、還問甚麼價值呢、(畢)他要賣一千金磅、(洪生)這未免太貴了、(傅旦)十個銅板、我都不要、(畢)據那人說、他對政府担了洩漏秘密的處分、一千磅還不够贖罪、大人若買得此圖、大可重新好好翻印、送呈貴國政府、這整理疆界的功勞、非同小可、何容惜這點小費嗎、(傅

且）這幾張破爛紙片、畫得抹裏抹糊、有甚麼好看、還值得多少銀子買他、老爺你不要上他的當、（洪生）彩雲、你儘着聰明、這紙片兒上面、你却不懂了、得了這中俄交界圖、一來外人不能估我的尺地寸土、也不枉皇上差我出了一回洋、二來我數十年的心血、做成一部元史補證、從此有了確實證據、就是咱們中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李勺農、也要佩服、就是這先生要的錢太多了、（傅且）你不要說我不懂、試問元朝的地理、還能給濟朝開疆拓土嗎、依我說還是將錢省下、這些一文不值的破爛紙、不勝教我這撕的扯了、管甚麼一千兩千的胡琴呢、（洪生忙當住介白）這却不敢使性子、（畢）若還扯爛、一千磅打發不下了、（洪生）你休要胡鬧、快進去換衣服去罷、（傅且）拿上這東西弄老爺的錢來了、（下畢）大人他這一下便不情極了、（洪生）他是個小孩子脾氣、（畢）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一笑、大人今天何妨千磅買一笑呢、（笑介洪生）暗二人已經笑過、那便不值千金了、（畢）看大人面上、我與他減去二百磅、大人出八百磅就是了、（洪生）不說了、明天就在賬房裡取錢、（畢）如此、將圖留下、我便告辭了、（唱）請大人秘密莫宣布。最有關係是此圖。（洪生）請了、（畢下樓洪）阿福、（阿）老爺吩咐甚麼、（洪生）你將此圖拿去、好好翻印多份、你與文案上說知、將來印好、要與我國總理

衙門、呈寄幾份存案、(乙)理會符、(下)洪生皆「婦道人不知交涉事。愛惜錢不願買此圖。(下)

第十五回 光緒帝初理朝政 西太后防範珍妃

「光生帶內侍上唱」叔季世作皇帝心中不快。列強國爭通商海禁大開。租海口借港灣割據要害。想閉關難自守動生厲階。我有心變舊章徹底更改。滿朝中多腐儒動生疑猜。皇太后係女流。本來難怪。最可惜學界中風氣不開。宗室人更玩固不知世界。把國事全富有游戲舞臺。自太后歸政後思維至再。想救國却難得真正人材。鎮日間圖自強還怕失敗。這國運用何法才轉過來。(白)自朕大婚以後、各王大臣、爭勸太后撤簾歸政、從此便將玉璽印寶、交付朕手、經理朝政、朕即臨朝、首先表明孝思、增加太后徽號、於慈禧端裕康頤昭豫莊誠之外、又恭上壽恭欽猷四字、湊成十四字的徽號、太后方才歡喜、但是四品以上的官、發表以後、總得要頤和園謝恩、這豈不是故意掣肘、致朕怎生對付呵、好不作難人也、「坐介嘆且珍且叫上瑾且唱」入深宮鎮日間提心弔膽。說句話還要人仔細盤旋。「珍且唱」坤寧宮見皇上愁眉淚眼。上前去我還要細問一番。(進門介二旦同)皇上萬福、(請安介光生)免禮了、坐下再叙。

(二旦同)賤妃謝坐、(光生)皇后此刻可在宮中、(珍旦)皇后往頤和園去了、(光生)此刻不是朝太后的時候、(珍旦)你想姪女給姑母做了媳婦兒、自然格外親熱、所以除過照例朝見之外、每日隨便認要去一箇、和李大姑娘、陪着太后登山臨水也很孝敬的、(光生)你們爲何不去、(珍旦)我們除過朝見。不奉皇后的命、怎敢前去呢、(光生)呵、怪道朕每次朝見太后、所有每日作的甚麼事、見的甚麼人、太后好像一概盡知、朕很詫異、大概都是皇后報告的、(珍旦)那何待研究嗎、以後在皇后面前說甚麼話、總要留心一點、(瑾旦)賤妃二人、因此一句話也不敢多說、一步路也不敢錯走、漫說是頤和園、就是皇上在此、我們來時、都要斟酌斟酌、(珍旦)現任倒不如咱們小時在一處玩耍、却還沒一點忌諱、(光生)那光景真不容易、如今朕也事情多、沒閒工夫和你們玩耍、你二人便受屈了、(珍旦)我們受甚麼屈、只是皇上鎮日愁眉淚眼、真個可憐也、(唱)皇上愁眉含淚眼。教人看見真可憐。日每獨坐勤政殿。各省奏摺要齊觀。起床鐘打兩三點。早飯直到太陽端。宵衣旰食終不倦。又見臣工將事傳。賤妃受屈君休念。只要君國得平安。(瑾旦唱)當今朝政太紊亂。全賴主公一整端。一日萬事幾勞聖體。內憂外患費周旋。有工夫還要將書看。甚閒情爲我發熬煎。還望大局能發展。總然

受屈也心甘。珍重聖躬時體念。內顧不須再垂憐。「光生唱」二妃講話具卓見。倒教寢人動心肝。深宮只要沒事變。勵精圖治有何難。「丑持旨上唱」手捧懿旨入宮苑。要與珍妃將旨宣。

（白）太后懿旨下、（光生二旦同）我們一同迎旨、（跪介李丑）珍妃聽旨、皇上年齡尚幼、血氣未壯、况已主持朝政。備極憂勞、何堪稍近女色、摧殘聖體、茲聞珍妃、狐媚性成、蛾眉妖豔、每懷春心以縱欲、又轉秋波而導淫、皇上弱質韶齡、何以堪此、嗣後該妃倘再不知斂跡、仍有故態、定行嚴懲、決不寬縱、切切此諭、（生旦同）遵諭、（起介李丑）這一下給皇上好好的獻媚、（下光生瑾旦同）這話從何處起、（珍旦）呵、好不羞殺人也、「唱」奉慈諭渾身筋肉戰。面上起火口難言。是幾時媚上學輕賤。導淫縱欲損龍顏、惹得今日生事變。慈諭申斥太森嚴。我有心發時尋短見。只怕皇上心痛酸。忍着血性暫留戀。前世結下眼淚緣。「嘆旦唱」勸妹妹收眼淚且莫傷感。這事兒有皇上與你成全。（光生）珍妃你也不必哭了、這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你想朕還不到二十歲、就得了你姊妹兩個都如花似玉的、把皇后還不上算、這如同兩斧伐一樹、斃呀、這真是可怕、所以太后放心不下、看着你格外漂致一點、先給你當頭一棒、就是給我們大家下警告呢、明日朕朝見太后、與你再解釋解釋、也就莫話說了

、總之咱們以後、都放珍重一點、倒免得太后操咱們這些閒心、（驥且）皇上說得很有理、妹再不容刻刻在心、（珍且唱）勸人只能說表面。愁在心苗怎能控。（同下）

第十六回 締爾園花柳繁盛地 瓦德西初見傅彩雲

〔瓦生上唱〕少年偷閒喜遊玩。締爾風景正新鮮。走到門首抬頭看。（門首書德文〔締爾公園〕看介）扁額大書締爾園。（進門介白）噯呀、這芳草叢中、綠陰樹下、甚覺清爽、不免在此休息休息、〔傅且帶雜上唱〕締爾公園水圍繞。牆邊花竹上清霄。四面垂楊風景好。引人入勝在紅橋。（猛見生介少退介）這位少年真佳妙。外國人也有這風標。龍馬精神玉容貌。西洋衣鉢分外嬌。風流活潑身裁好。體格不低又不高。照這青年中國少。賽過子都和宋朝。多管是眼角傳情、眉尖流韻、牽惹纏綿、纏綿牽惹、神顛倒。這樣人相遇怎能饒。閒坐石磴看飛鳥。偷眼兒將他仔細瞧。〔坐介瓦生唱〕今日機會真絕妙。這女郎在此弄風騷。兩鬢青絲發光耀。一雙弓鞋忒窈窕。紅袖隱約露纖爪。楊柳搖曳姤細腰。原是中華傾城貌。並非我國女同胞。我有心微詞將他導。只恐怕語言難推敲。（轉身介）轉面來我將隨從叫。他是何人說根苗。（雜）你問的便是他、（瓦生）正是、（雜）他便是中國公使洪欽差的夫人傅彩雲、（瓦生）原來他

便是洪欽差的夫人、失敬了（雜）好說、（瓦生暗白）怪道昨日畢先生極口稱贊不置、此人當真不錯、不免上前致敬才好、聽說中國的女子不輕與生人交言、他若置之不理、我怎能過得去、酸不然、這公使的夫人、他一定開通、但是我講中國語言、還不大通達、豈不是教他把我笑了、前日畢先生會說、他的德文學得很好、我何妨用本國的語言、和他談幾句話呢、（轉身白）密細斯請了、（脫帽鞠躬介傅旦鞠躬介）密細斯莫非是中國洪公使的夫人嗎、（傅旦）不錯、先生怎麼曉得呢、（瓦生）鄙人和畢葉先生、是極厚的朋友、畢先生常對不才、誇獎密細斯、說是怎樣聰明、怎樣機警、怎樣風流、怎樣名貴、今日一見、果然名下不虛了、（握手介傅旦）怪到你和畢先生是朋友、他也未免獎飭太過了、但不知先生大名公幹、（瓦生）鄙人草名叫做瓦德西、卑職是陸軍中尉、（傅旦）貴國的陸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所以軍人的資格很高、閣下這樣風標、倒算是貴國軍人的翹楚了、（瓦生）密細斯也獎飭太過了、貴國那科甲出身、狀元及第、煞是濟貴、如貴郎君洪公使真教人羨慕不置了、（傅旦）我們中國積弱的原因、就吃了名不求實的虧咧、照閣下這一身武藝、能為國家效力、才可欽可佩了、（瓦生）那更擔當不起了、今天我們邂逅相遇、心氣相投、實是三生有幸、不才敬領密細斯的談

吐、實在算中國女界中第一人材、這個園子很大、咱們一面遊覽、一面暢談、盡一日之歡、豈不好嗎、(傅旦)「這個正好呵、」握手走介(瓦生唱)「新結交中華國女中知己。」(傅旦唱)「遊公園細談心語言投機。」(瓦生唱)「攜手兒全遊在洞天福地。我先享自由福閒話休提。」(全下雜看介白)「太太和那個洋人弔棒子咕咧咕噲、不曉說些甚麼話、怎麼不見影兒了、待我在裏面尋去、」

第十七回 光緒帝清晨朝太后 李姑娘乘機動春心

光生上唱「早起梳髮忙洗面。朝太后親幸頤和園。猛抬頭已到樂壽殿。要參太后問早安。緊走幾步且少站。只怕太后尙安眠。」(雲旦唱)「清晨來到樂壽殿。只見皇上站階前。忙上前來先拜見。」(跪介光生)「起來免禮了、」(雲旦)「皇上恩寬、」(起介光生唱)「朕先問太后尊體安。」(雲旦)「皇太后體甚安適、萬歲無庸挂念、」(光生)「現在起來不會、」(雲旦)「刻下正睡熟了、起來還很得一會子、」(光生)「如此、朕便在此等候、」(雲旦)「這是一個小椅子、請萬歲坐下、」(光生)「站一會子、也不要緊、」(雲旦)「萬歲不知、太后昨日晚上看戲來、睡得很遲、恐怕一時不能起床、請萬歲暫時坐下、漫漫等候、」(光生)「呵、昨日晚上還看戲、那身體一定舒暢、多等一會、也不

要緊、看介在架上抽一本書、好在這兒還有書、不忍施看詩等才好、（坐介看書介雲且捧茶上白）萬歲請茶、（光生）清晨早起倒不發渴、你擺在一旁、（旦）放茶介看光生介取烟袋介裝烟介點火介付光生介光生驚介白）這是何意、（旦）萬歲等的時候去了、這是那蟠桃香烟、請萬歲吃一袋、倒還清爽、（光生）呵、朕在此恭候問安、怎敢吃這東西、倘若太后知曉、豈不是大不敬嗎、你快拿上去、看太后若果起床、你早報朕知、（雲旦）遵旨、（兩足介）呵、（指生介下光生）這個丫頭、真是多事、豈不可恨也、（唱）清晨起梳洗忙把空開。小丫頭不曉事搖搖寢人。先捧茶後裝烟非常親近。故音早在此前更現殷勤。我有心大申斥糾正名分。只恐怕階地裡又苦舌根。也只好與寢龍全不理論。且看書漫等候若罔聞。（雲旦）唱「今早聞將皇卜留心存問。先捧茶後裝烟格外殷勤。誰料他如寢龍全不理論。難道說置個早鐵石之人。趁機會我還更將他勾引。卜前來拍御肩故意相親。拍肩介光生驚白）這是何處了呵、（雲旦）萬歲、太后還沒起床呢、（又拍肩介光生）太后既不會起床、朕便再等一會子、也不更緊、（雲旦）此處這套簪子風很冷的、還請萬歲坐在那個小房間等候才好、（拍肩介）那房間兒也小、內邊還搭着火盆、倒暖和一點、（光生）子事親、怎敢說嫌冷、朕在殿廷以內、等

候片時、若還怕冷、難道子路事親、百里負米、王祥事親、臥冰求魚、那豈不是凍死了嗎、朕還是在這裡恭候着好、(秀書介雲)且這皇上還像是理學先生、我哥哥着我在皇上身上用工夫呢、給這理學先生、到底怎樣用工夫呢嗎、(相介)有了、還是拿磚工夫上、給他一個霸王硬上弓、(看介點頭介)取玉帕介(擲與)蕙蕙你看把你演的清淨流的多長、呵哈呵哈呵哈、待奴婢給蕙蕙拭臉、(揪住拭介)光牛忙起白(奴才這樣無理、膽敢毆打朕躬、好不氣、好不氣)「打嘴介且跪介光牛唱」置了膝小奴才大得膽大。在朕前不拘禮這樣油滑。朕雖然年紀小君臨天下。豈容你小奴才戲弄官家。皇太后嬌惜你逢人不怕。深宮裏豈出了這等妖邪。論國法本應該將頭斬下。(且叩頭介)玉軀減卻不了監禁拘拿。只恐怕皇太后替他講話。忍着氣不舉發暗地扶煞。勸御手小懲戒打你一把。從今後再如此便要行法。(李丑上唱)樂奏殿前猛聽得人講話。原來是光緒帝惱怒暗嘆。(跪介白)接見皇上、(光生)太后起來不曾、(李丑)起來多時、(光生)阿、待我上前問安呀、(唱)一口悶氣難噓下。前去問安休管他。(下李丑起白)妹妹、你怎麼還不起來嗎、(雲)且哥哥你着我在皇上身上用工夫呢、看來把工夫用到自己身上了、在這兒你瞧俺燕子疊了半天、把這工夫用成了、(李丑)來、哥把你參起來、(雲)且腿麻

介李丑）在皇上跟前下跪、那是常事、不要緊、（雲旦）你不曉得、還挨了個嘴把子、臉上這時候還燒燒的、（李丑）怎麼還挨了這一下、妹妹你那工夫怕太上的硬咧、（雲旦）那軟工夫使不上麼、（丑）我看你那原計劃不行、以後再不上這一手了、在太后面前、得空兒冷榨他。你就這樣說皇上今早迎戲你來（雲旦）好、把弓給他翻翻上、（李丑）皇上再到頤和園來、你老不瞅彩他、全不理會他、別人見太后收門包禮、給皇上、也是這樣齊之以刑的要收（雲旦）對、一回二十四兩、（李丑）除過了皇后一個人、給他那嬪妃哪珍妃哪、都要齊收、（雲旦）對、一人二十四兩、（李丑）還作皇上呢、簡直不識抬舉、（雲旦）哥哥快在上頭聽走、防願皇上估了先着、說妹妹的不然、（李丑）是呵、「唱」宮中君后談機要、「雲旦唱」窗外奴婢聽消息、「同下」

第十八回 瓦德西尋芳公使館 傅彩雲失遺白金簪

「瓦生上唱」討差使出了和林地。加站來到俄國城。（白）德國陸軍中尉瓦得西、前日在本國締爾公園、曾遇見中國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心投氣合、相見恨晚、但是洪欽差原係德俄奧荷四國的公使、自然不能常在德國駐紮、所以我二次約彩雲夫人相會、竟然天各一方、不能如願、原來他隨着公使、又到俄國來了、常言說酒逢知己千杯少。客爲交情萬里投。所以不才便

向本國討了一份差使、馬上趕到俄國、今日一到俄京聖彼得堡、剛才下了火車、便要找尋風友、聽說中國使館在俄京昔而格斯街、不免一直前去呵、「唱」一直去到公使館。越山超海綴前緣。「傅旦帶籬上唱」在使館太寂寥無法消遣。倒不如登高樓戲弄絲絃。放清音轉歌喉按腔就板。勝似那玩物華閒遊公園。「白」阿福、咱們一到俄國、才覺着德國柏林那個地方真好、「籬」德國那氣候也溫和、風景也秀媚、一入俄國的境界、你看滿眼盡是沙漠、氣候也寒冷、人烟也稀少、比德國差的多了、「傅旦」你還說的是鄉間、就是這聖彼得堡京城、也比不上德國的柏林、你看人家那締爾公園有多好、「籬」那一日咱們在締爾公園見的那個人兒、太太那才好的不能說了、「傅旦」呸、你也給我造起謠來了、「籬」好太太呢、咱們把老爺瞞住就是了、你何必瞞我嗎、咱們總是一個人、「傅旦」怎麼咱兩個也成了一個人了、你休要胡說、「籬」太太這並不是我胡說、這個地方、比德國還混俗、簡直是公開的、那不算一回事兒、「傅旦」阿福、這件事你曉得就是了、却不教別的底下人知道、防顧吹到老爺耳朵去了、「籬」自然咱兩個人兒明白就是了、「傅旦」今日太覺無聊、此間我也不愛出門、咱們在樓上唱唱曲子好不好、「籬」那個正好、我給太太拉弦子、「傅旦」咱們甚麼曲子好、「籬」太太向來會唱十八摸、

（傅旦）吓、我連你唱十八摸家、（雜）沒了唱二姐妹做夢、（傅旦）這曲子也好、如此咱們上樓也、「唱」且上高樓弄簫管。無聊只好自消閒、（雜扶旦上樓介下、布樓景、旦唱小曲介、雜拉弦子介下邊許多閒人喊白）快都聽來、中國公使的太太、在樓上唱曲子呢、「拍手介」咱們俄國人、雖然不懂、這詞兒、調子實在特別、莫聽過、「拍手介瓦生上唱」大搖小擺到使館。聽得樓下笑語喧。且向樓頭仔細看。原來是那人弄絳絃。衆人叢中且立站。倒免得旁人說閒言。儘立儘站儘立站。站得我兩腿只發酸。那人兒貪唱不轉眼。却教我含情不能傳。雜）太太你望樓下看、那個人兒也跟到俄國來了、（傅旦）怎麼說他在樓下、（雜）太太你給樓下瞧、可不是那個人兒是誰、（傅旦）怎麼那人在當面。手抓欄干往下觀。衆人叢中細檢點。有一位少年站樓前。似曾相識弄眉眼。未免有情做周旋。低下頭來仔細看。（將簪弔下）不提防弔下了寶石金簪。（白）阿福、你瞧我頭上弔下了甚麼東西、（雜）太太把簪子弔了、（傅旦）快下樓看去、（同下瓦生）樓上弔下物一件。（拾介）拾在手中暗裏觀。這東西價值真不賤。寶石鑲就白金簪。（閒人）不唱了、咱們回走、（下瓦生看白）噯呀、這簪子原是白金底兒、又鑲的是八寶鑽石珍珠蓮蓬、價值可是不小、有了這件東西、何愁那人不能見面、這才是天假之緣、

(笑)下雜忙上一間人由對面上碰介閒人倒介起介怒介當住介雜) 我有事呢、(閒人說洋話不懂介雜氣介走介閒人說洋話當住介雜) 你看這把人氣得死嗎、(閒人說洋話雜) 你嘴裡說甚麼話、我也不懂、快教我過去、(強過介閒人用捶敦介說洋話介打介簡介醫生上說洋話介閒人對醫生旋說旋等介醫生指樓介說洋話介握手介掀開入下介雜鞠躬介忙下醫生說幾句洋說雜上白) 人都走的沒影兒了、該折財呢、遇見這攪搗狗、巡捕先生、(鞠躬介) 我們公使的太太、今天把白金底兒寶石鑲的簪子、從樓上吊下來、不曉得誰拾的去了、這要值上千的銀子呢、還請巡捕先生、費神給我找一下、(醫生) 華特、(雜) 我們公使的太太、把簪子吊在樓下了、請巡捕先生給我找一下、(醫生) 華特、(雜) 今天這是該折財呢、說不成咧、這還要請我的翻譯報告呢、這樣麻煩了、(忙下內喊白) 翻譯先生快來、(二人同上) 這是請你老先生給巡捕報告一下、教他找尋、(譯) 我曉得、(見警介鞠躬介說洋話介警說洋話介譯又說介警點頭介警鞠躬下雜) 你給說明白了不會、(譯) 一點不含糊、他已經找尋去了、(全下)

第十九回

李蓮英大收門包禮

西太后大籌萬壽金

(李丑雲旦上引) 今年有個雙十節、(雲旦) 準備慶賀萬壽山、(丑) 妹妹今年要過雙十節呢、(

雲旦)今年是光緒二十年、聽皇上說要給太后做六旬的萬壽、你怎麼說過雙十節呢、李丑)你曉得太后的聖誕、是那一日、(雲旦)十月初十、(李丑)那豈不是雙十節嗎、(雲旦)現在剛過了年、離萬壽還遠着呢、怎麼便喊叫的不得了、(李丑)妹妹今年皇太后壽登六旬、所以要大爲鋪張、普天同慶、所以趕緊就要籌備呢、一言未畢、皇上來矣、(雲旦)我今天怎見皇上的面、(李丑)你今天先瞧、待我引他擺佈擺佈、(丑)坐介光生上唱「萬壽節屆六旬普天同慶。這典禮早籌備特勞朕躬。走進了頤和園先要通稟。(內侍隨上)稟太后說朕來叩問安寧。(侍)稟總管、聖駕到、(丑)聖駕到在那兒呢、(看介)當真是聖駕到了、請聖駕漫漫的等着、(侍)萬歲、總管言道、請聖駕漫漫的等着、(光生)朕便在此恭候、(正立介丑)睡介侍)總管聖駕等候、你老人給太后傳稟一聲、(李丑)呵、聖駕等候多時、(看介)聖駕明明在那兒站立、你怎麼說是等候呵、(侍)站立不算等候、怎麼才算等候呵、(丑)你真混賬、你去問問他、拿個皇上人家、怎麼連儀注都不曉得嗎、(侍)儀注究竟是怎樣的規矩、還請總管明白指示、(李丑)你真是吃一斗、躡(音罷)十升、在宮裏這些年代、連這點規矩都不曉得、本朝的家法、皇上朝見太后、必在宮門外端跪、然後才得傳稟、你想他這個樣兒、(指介)立的端端的、

站在那兒、我曉得他是幹麼呢、該不是在這裡遊花園子來了、他就是站上半年、我也是不能傳稟的、(侍)萬歲、總管言道、照規矩皇上總得跪在宮門外、方能傳稟、(先生)這却是禮所應該、(唱)「朝太后長跪在宮門以外。候傳見守禮節却也應該。隨介雲且拍手介侍)總管、你瞧聖駕跪等多時了、(丑看介點頭介白)當皇上的人、以孝治天下呢、這也像爲人子的樣子了、(又睡介雜侍)總管、請你老人家快點傳稟罷了、(丑)傳稟有個甚麼難處、你先將門包禮陳上來、待我瞧瞧、(雜)怎麼還給皇上要門包禮呢、(李丑)無論誰都是這個樣兒、難道皇上還惜這些小費嗎、(侍)這話給皇上怎樣張口呢、(李丑)這是皇太后體恤底下人的意思、皇上也應該先意承志、提倡提倡、(侍)究竟是多少呢、(李丑)這也是個意思兒、却能够許多、只是二十四兩的個封封兒、(侍)今天沒有豫備、下次再補、你看如何、(李丑)以後呢、(侍)以後照送就是了、(李丑)却要記下、(侍)記下了、皇上等的工夫太大了、還請你老人家開恩、快點傳稟、皇上還有事呢、(李丑)看你的面子不說了、(下轉上白)請、(先生唱)「猛聽傳出一聲請。(起介)萬壽節對太后要稟詳情。」「開幕介西且上坐介光生唱」誰宮來跪在地叩頭致敬。(三叩首介)敬稟請皇太后玉體安寧。」「西且唱」我只見小皇帝伏地叩稟。站起來特賜座

再講分明。(光生)國母恩寬、(叩頭起介西旦)那旁有座、你且坐下、(光生)兒不敢坐、(西旦)恭敬不如從命、還是坐了再叙、(光生)兒便謝坐了、(揖介坐介西旦)皇兒今天特到園中、有何要事、(光生)聖母今年壽登六旬、理應慶祝、因此特到園中請命、(西旦)爲娘生辰、遠在十月、如今才過了新年、怎麼便提起祝壽的事來了、(光生)孩兒和王大臣商議多次、都說今年係六旬榮壽、不比往常、總得特別鋪張、普天同慶、方可盡孩兒一点孝心、(西旦)皇兒這一片孝心、爲娘倒也明白、但是近年國用日增、民生日困、若是鋪張起來、免不下就有一番糜費、不如到了那日、照舊舉行、倒省却許多、至於普天同慶的那一層、儘可不必、(光生)聖母愛惜物力、體恤民艱、孩兒實在感佩、但是內外大臣、他們都誠心祝嘏、現在也不能中止了、(西旦)皇兒這內外大臣、他們如何表示、怎見得不能中止呢、(光生)聖母不知、現在各省督撫將軍、對於聖母的萬壽、異常熱烈、就因爲財政困難、都情願將全年的俸金、各捐二十五成、爲聖母做壽、(西旦)呵、他們就這樣忠誠嗎、(光生)聖母還有特別的呢、(西旦)特別的還有誰呢、(光生)便是陝西西安的將軍榮祿、他捐過俸金的二十五成、又送了些金玉珠寶、差不多就是雙份兒、(西旦)我曉得榮祿是個好的、皇兒以後還是將他調進京來

、內用才好（光生）孩兒遵命、（西旦）既是這樣、還是略略點綴點綴、也不要過於鋪張、（光生）此次還是仿照康熙乾隆時的舊例、內龐大員、莫要說起、外省大吏、先期派員來京、屆時隨班慶祝、（西旦）也好、（光生）再於頤和園內、着內務府督工修一座聖母萬壽紀念牌樓、這是永久紀念之物、（西旦）這更好了、（光生）再由紫禁城到頤和園這二十多里路、統要蓋搭燈棚、沿路多設經壇、請喇嘛僧道念壽生真經、各省送來禮物、都陳列在前門外、令軍民人等、一律觀看、這是臨時的設置、（西旦）這更完備了、（光生）其他詳細擬定、（西旦）照這樣兒作、那刻下少不得就要籌備、（光生）正要積極進行、所以特清懿旨（西旦）皇兒既有這番孝心、爲娘也不便勸阻了、「唱」幼主誠心要祝壽。爲娘歡喜不自由。「光生唱」爲聖母籌備祝萬壽。但願得八千春又八千秋。（叩頭介下閉幕介）

第二十回 夏雅麗俄宮放炸彈 瓦德西使館送金簪

「洪生坐車帶人役上唱」俄國特開大紀念。良辰二月是初三。我這裡前來要赴宴。參見俄皇做周旋。（白）今日乃是二月初三、原是耶穌脫險的日期、俄國風俗、每年到了這一日、家家張燈結彩、作大紀念、俄皇趁這佳節、在皇宮特開大跳舞會、特請各國公使、屆時參觀、這般

時候、不免前去赴會呵、「唱」我這裡先到跳舞院。看罷跳舞又開筵。「下西女上唱」今日有此好機會。當場我要炸民賊。（白）虛無黨女黨員夏雅麗、自從那日由上海回國、一路曾與公使夫人傅彩雲教授德語、回國以後、便設計刺殺了富豪加克奈夫、曾爲本黨接濟現款十餘萬、如今我混入俄皇宮中、充當侍女、今日乃是紀念佳節、俄皇到了會場、趁這機會、要做出驚天動地的事來、（取懷中炸彈看介）是我從前藏了這兩顆炸彈、今天到用得着也、一言未畢、俄皇來矣、「俄皇帶侍女衛兵上唱」紀念佳節要欽賞。（西女隨介）命駕來到跳舞場。（洋官接介白）接見陛下、（俄皇）跳舞場中、可曾收拾齊備、官齊備多時、（皇）各國公使到了不會、（官）中國和英國公使到了、（俄皇）請公使進來、（官）遵命、（轉身白）有請、中英二公使、洪生英使同上見介鞠躬介握手介皇諸公請坐、（同坐介洪生英使同）今天君民同樂、實在熱鬧破咧、（皇）好說、咱們同觀跳舞、各盡一日之歡、（內扮二女上跳舞介拍手介西女看炸彈介向後藏介猛向前擲介亂介洪生軟坐地介西女手拿炸彈伸王俄皇兩手攥住介西女白）呵呀哈、這般時候、我有一種要求、（皇）甚麼要求、（西女）你若能即時允許、實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民意黨上書要求、大赦國事犯、並招集開國民會議兩大條件、還則罷了、如其

不然、這顆炸彈、便要送你的性命、(皇)這個、(西女)這個甚麼、(相扭介皇)這般時候、衛兵那裏去了、衛兵那裏去了、(衛兵)陛下莫要丟手、(用刀斫介將西女臂斫下、拿在俄皇手中隨拿住西女介俄皇)好險也、(猛放臂介衛兵)陛下不敢、(漫接臂介在手中取彈介)險些兒又董下亂子了、(皇)好大膽、好大膽、你將這女犯、與我送在法庭、(西女)也不過是一死、(拿下皇)怎麼嚇軟攤了、快扶下去、(扶洪下皇)好不氣好不氣、(下武生上引)趁着紀念會、去送白金簪、(白)今天乃是俄國開紀念會的日子、洪公使今天一定不在使館、因昨日與公使夫人送了一封密信、着他不要出門、等候拾簪人前來送簪、他一見這信、一定是在使館等候的、趁這機會、不免前去叙叙舊情呀、(唱)趁機會要把舊情叙。送去金簪這一枝。(取簪看介)不是你到我手、我怎能見那人、我且莫說白金簪、你倒成了我的贖見禮了、(二警隨後暗看白)甚麼贖見禮、(瓦生忙藏介白)你們管我甚麼贖見禮呢、(二警)你教我瞧、(瓦生)我的東西、怎能着你們瞧呢、(二警)你一面走一面偷着看、賊眉縮眼的、一定是賊贖、(瓦生)竟然把咱認成賊了、(二警)你不是賊、爲甚麼見我們來、偷的把東西縮在袖統了呢、(瓦生)我的東西不給我袖統裏縮難道還給你袖統縮不成、(二警)我們看着情形可疑、總得教成

們檢驗一下、(瓦生)檢驗倒不要緊、你瞧是個簪子、(二警看白)白金底兒寶石鑲的、一點兒不差、當真是賊贓(瓦生)難道我從德國跑到你俄國做賊來了嗎、(二警)難道你們德國還沒有賊嗎、快拿賊來、(伸手介)瓦生打介白)我的東西、怎能給你呵、(向前拿介打倒介)我們德國也不是好惹的、混賬東西、(下二警)這還是個硬賊、快向前追趕、「忙下傅旦上唱」昨日接到那封信。拾得金簪已有人。因此在家候音信。日色過午未出門。(白)呸口來了一封密信、言說拾簪人今日前來送簪、饒呀、我想世上當真還有拾金不昧的人嗎。也不知此人是誰、怎麼日色過午、還不見來、不免在門外瞭望一回了、「唱」門外喧嘩無處問。拾簪究竟是何人。「瓦生上唱」行到使館向前進。「生旦對面看介各向後退介瓦生唱」使館門站立的便是那人。(傅旦)今天怎麼遇見他、(二警上白)跑了個快、你的賊案犯了、你瞧那簪子、便是公使夫人的東西、快拿來、(瓦生打倒介白)既是公使夫人的東西、我自會交還人家、你們趕着挨頭刀不成、(二警)可惡極了、不信你不往出拿、(奪介又打倒介瓦生持簪伸手白)你問這簪子的人、看我是偷來的嗎、(傅旦向前白)巡捕莫要生氣、他原是拾的、並不是偷的、昨天他還與我有信、(二警)我們總算給太太把東西找着了、(傅旦謝謝你費心二警)但是此人太可惡、

（傅旦）誤會了、不要生氣、（取錢介）這是十塊盧布、請二位帶上、隨便吃茶好不好、（二警）道謝、（鞠躬介下瓦生）這些東西、一見錢便沒氣了、不言喘走咧、（傅旦）我當是誰、拾的去了、才是個你、（指介瓦生）我當是誰的簪子、才是你的、（指介傅旦）你真拾的妙、（瓦生）你真也遺的巧、（傅旦）門外不便講話、咱們還是坐在內邊、（瓦生）公使在館不會、（傅旦）公使今天俄皇請着看熱鬧去了、（瓦生）呵、這更巧了、（傅旦）今天把你便巧壞壞了、請、（同進門介開幕介）請坐、（握手介）看茶、（雜送介傅旦付紙烟介瓦生）自從那日在敵國締爾公園邂逅相遇、心想後會有期、誰料緣分太淺、徧生太太離了敵國、又到俄京來了、從此夢寐之中、思念不置、好容易討了游歷的差使、趕到這裏、又苦無緣相會、可巧這個簪兒、好像知道小可的心事、那一日正領路太太的清歌妙音、他偏妙不可言的從太太的鬢上飛下來、落在小可的掌中、這豈不是天假之緣嗎、（傅旦）這當真是天假之緣、若果這東西落在別人手中、那巡捕雖說神通廣大、恐怕連影兒也找不着了、（瓦生）是呵、今天好在親眼見公使坐的馬車往皇宮去了、我便趁這機會放胆到來、誰料那兩個巡捕、中途又打麻纏、把我當賊、倒將我急壞壞了、一到使館、太太便站在門首、這真算一朝佳話、千古奇緣了、（傅旦）巡捕還是

我報告的、昨日接了你的信、並不會署名、我只怕拾簪人故意開玩笑、所以也沒與巡捕知會、倒教將軍受屈、實在對不起、但是我的簪兒在那裡呢、(瓦生)這不是你的簪兒、(取簪介)傅旦接介瓦生忙收回藏在衣中介(這簪兒已經到了小可的手中、我怎能給你發還呢、(傅旦笑)白)你既不肯發還、却到這兒幹甚麼來了、(瓦生)送東西來了、(傅旦)既來送東西、爲甚麼又不給我呢、(瓦生)這簪若落在別人手中、自然是要他發還、但是落在小可的手中、太太你心裏怎麼教我發還、那豈不是要我的命呢、(傅旦)我的東西、怎麼成了你的命了、(瓦生)太太你不要還則罷了、你一要我便剜心割肝的、比要命還厲害、(傅旦)髮呀髮呀、這你今天來、豈不是給我中命來了、(瓦生笑)小可有點下情、請太太將這簪兒、賞給小可就是了、(傅旦)奉送倒不要緊、但是這簪兒原是成對的、若將那支奉送、我只留下一支、也是不能帶了、(瓦生)太太既是一對、請將那一支也賞給小可、豈不好嗎、(伸手介)傅旦(這你今天便是來要東西來了、怎麼說是送東西來了、(瓦生)送總是要送、要還得要要、(在衣中取匣介)這不是我送太太的東西、請太太晒納爲感、(花旦接匣看介)瓦生(正經東西、還在裡面呢、把這碼子一壓、他自己就開了、(開介)傅旦(原是一對寶石戒指、(瓦生)你瞧這也是白金底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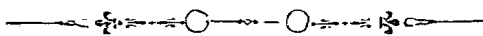
面鑲的貓兒眼金剛石、價值差不多要上萬盧布、你那一對兒簪子、不過值一千多盧布罷了、光這個匣子、就把你那一對簪子抵過了、(傅旦)這我未免太佔便宜了、(瓦生)咱二人的交情、還能說便宜不便宜的話頭嗎、我所以愛你那簪子者、並不是價值的問題、乃是感情的作用、正是貴國詩經上那兩句話、非汝之爲美、美人之貽、因此你那簪兒、依我的心理、比這對戒指子貴重多了、(傅旦)照這樣說、我更擔當不起了、橫豈我將這一枝也贈與將軍、(在頭上取簪介)連那一支配成一對兒、才覺完美、這便是禮輕情誼重、(付介瓦生)這等厚賜、我却不敢推辭、敬領了、(鞠躬介唱)今日有緣傾厚賜。白金寶簪配成雙。(兩子持雙簪介)此後見物觸夢想。終身感念不能忘。(傅旦唱)一雙戒指置掌上。(看介)異國結下好情郎。放在匣中自參想。(放在匣中介)此物留心要珍藏。(畢葉上唱)平地忽然起風浪。(傅旦)莫非老爺回來了、(藏匣介生忙介畢唱)來到使館說端詳。(瓦向外看畢唱)進得門來自參想。公使一定到會場。(傅旦)我當是何人、原是畢先生到了、(畢)太太今天有驚天動地的一件事、寔在害怕、(傅旦)甚麼事呵、(畢)着我進來漫漫再說、(進門介見瓦生介兩人相視介畢唱)他怎生得到這裡、鬼頭鬼腦的、這才奇了、(傅旦)畢先生這是德國陸軍中尉瓦得西將軍、(畢)我們

是熟人、還煩太太介紹嗎、仁兄你幾時到了敵國、(瓦生)前天才到、(畢)前天才到、誰把你介紹的見了洪太太呵、(瓦生)我們是個簪兒介紹的、(畢)怎麼是個簪兒介紹的呢、(傅旦)畢先生那知、我將一支簪兒遺了、瓦將軍妙幸拾得、因此他給我送簪兒來了、(畢)仁兄畢竟是有心人、從貴國特來敵邦、給洪太太拾簪兒來了、實在不憚煩、(全笑介)羅喊介、老爺回來了、(瓦生忙介)傅旦)畢先生今天仗你一句話、(畢)甚麼話、(傅旦)我家老爺回來、若還問他、你便說是你的朋友、和你是一塊兒來的、(畢)好、我明白了、(瓦生拍手介)傅旦)總要記下、(畢)那個自然、(看瓦生暗指介)瓦生低頭暗笑介)「洪生簾內唱」跳舞場嚇的我魂飛天上。(上)到使館不由人脚亂手忙。早知道皇宮裏起這風浪。悔不該隨衆賓游覽會場。進門來抬起頭仔細觀望。原來是畢先生坐在那廂。(白)畢先生幾時到此、(畢)剛才坐定、這是德意志帝國陸軍中尉瓦得西將軍、久慕公使才名、無緣相見、特託在下從中介紹、藉瞻豐采、(洪生)那何敢當、噯呀真是一位武將的身裁、(握手介)方才弟不在家、拙荆招待、未免冷淡了、(瓦生)好說、(同笑介)洪生)坐了再叙、(同坐介)傅旦)今天俄皇不是說看了跳舞、還開夜宴嗎、怎麼才(看手表介)兩點多鐘、你便回來了、(洪生)你還不曉得、幾乎鬧出大事來、連跳舞都

易 俗 社 叢 書

願 前 和 本 園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編 輯 者 乾 縣 范 紫 東

印 刷 者 陝 西 省 印 刷 局

發 行 處 陝 西 易 俗 社 編 審 部

編 輯 年 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二 月

出 版 年 月 中 華 民 國 廿 一 年 十 一 月

441125

+5

4.41
4-0
1